

通鑑



嗜退菴語存卷之六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旣方著

儉約

宋弘爲司徒桓譚不敢以繁聲進御毛玠典選舉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楊綰入相崔中丞池館臺榭卽日潛毀郭令公減聲樂之半黎京兆驟損騶御止留十騎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以錢數千緡羶車一乘遺之俄緣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邪謀遂寢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心可以



出死生儉於德可以一動靜故傳曰廣而儉老曰  
儉固能廣

龔臬憲鎡布袍芒屨妻久從官僅一金珥見之駭曰安  
得此污我素風投之江間開化之富豪子弟輿服少  
侈望見輒避匿陳恭愍督學南畿韓襄毅雍里居戒  
其下悉屏儀衛曰陳御史至矣海忠介撫應天勢要  
赭其門者聞公至易以黜中人監造例肩輿八人亟  
減其半掌南院御史戲宴召責命以杖雨花牛首燕  
磯官舫游屐頓絕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  
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堪人所不堪嗟乎唯能在事  
外而後樂與人同甘苦不然衣苴布食鱗鮫沾沾屑  
屑爭絜尺寸辨姦論所以作也擊槁而詠焱風曳履  
而歌商頌彼何人哉明英宗臨殿見吏尚王翱衣後  
破損問何不令家人補之答曰偶服到部適聞命不  
及更衣唐荆川少郎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  
不能出庭戶卧處惟一板門夏月席藁不施茵帳雖  
白鳥嚙膚不顧也夏小正蚊曰白鳥冬則置草其上曰溫矣  
病羸借褥愈卽還之初猶肉食後終歲不御以衣服  
居處雖淡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累心也



玉華子曰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禦之。

于忠肅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先世室廬悉畀  
第未五十不再娶止宿朝房窮年不歸第衣無累帛  
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中官見公諸自奉太息以  
聞上爲輟尚方服御以賜李文正隕名毀迹保護善  
類邸寓陋巷棖柱皆樸櫟小材卒之日諸門生故吏  
歛金錢爲葬具家人不免凍餒子兆蕃廕符丞孫食  
不厭糟覈席戶繩樞無異編戶梁文康罷相歸乘蜺  
艇游詠山嶺水涯紅顏白髮望若神仙清貧僅能足  
歲恬不植生產順逆得失無豫於中張文忠孚敬攬

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戢戢歛束歿未幾居第侵風  
雨力不能飭孫多假貸以食。

梁端肅左轄粵東旦夕出飯堂上供青菜或冬瓜蘿蔔  
一味右林市肉數多召誠其僕林大怒短衣露頂跟  
蹤出詈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林慙退柴尚書廵邊  
糾劾將佐奢佚恚其習縱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  
同官宴樂皆不與。

耿清惠文恪父子清修不營業產不治居第無異寒素  
陳敏肅壽貧無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秦  
襄毅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居僅蔽風



兩妻孥菜羹麥飯不改舊逆瑾時公義兒與公繼妻  
弟爭訐誣公子叫資萬計瑾籍公家無所得名以全  
妻孥亦得自保吳清惠衣敝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  
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  
田顧有書至萬卷孫清簡需官南吏尚守法畏公議  
白首清風嚼然不滓正德大臣多掎克回適獨以儉  
約稱陶公介官南兵尚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  
民動著聲績飯惟一蔬三竹筒相隨者數十年嚴恭  
肅先自禾徙滇操行嚴厲趨舍辭受尤凜凜身與僮  
僕食麤衣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初拜尚書不

能具服色

呂文簡官三品履仕塗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妾媵  
呂文懿端潔不苟取身無紈綺篋惟賜衣數襲裊第  
無隱過陳御史茂烈短床敝席不辦蚊帳身治哇一  
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王督  
學琦清介自持不事生產大雪僵卧不能出戶日吾  
求無媿爾饑寒靡不樂也邵副臬清無室廬依外氏  
居日午未舉火督學訪之笑語移時無茗具可設御  
史深爲歎息

李大叅崙篤實莊重祁寒暑雨不釋卷居官清慎絕俗



吏事克修卒不能葬妻郝饑困給月米終其身胡莊  
懿拱辰晚益清謹貧薄特給與廩潘司空禮歷官居  
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月米三石熊  
莊簡繡巡撫召長南臺操勵廉潔自甘蔬布餼廩有  
羨不入私室何孟春稱其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  
顧影致仕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怡  
適詔給繼子子端月米一石

耿文恪曰吾爲禮尚自部歸經吏尚王三原署必見蒼  
頭持器買油自慚費用官燭公私未嘗市油故每過  
輒面城而行居官買油非稱絕德已足動人媿念因

思杜祁國與客清談油燈一炷實勝萊公官舍燭淚  
成堆也章楓山宦成家居丙夜危坐不能得油默誦  
日所繙習迨曉覆閣自驗以爲常親丁家僕食指止  
十口薄田二十畝歲入不能供半佐以麥屑吳一源  
自少從學至老時見大髯飯後必拂鬚出麥屑尚沾  
滯拂拭不盡

張春坊宗璉出同知常州疾召醫索燭無之僮出  
取膏油望見謂從外入也却去之較諸公又過狷  
介矣

王端毅謁內閣某老餽羊毛口袋恠問此物何爲對曰



可盛米。呂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古。趙司成永過魯學士鐸，將壽西涯先生，問何贄答。帕二方，魯索帕無有，躊躇良久，令取里人某曾餽枯魚，報食存僅半。卽將偕往，西涯烹魚沽酒，歡甚。卽事唱和罷，鄭端簡師李遠菴官南京數年，歲時止一寒溫，待坐久，懷袖逡巡不敢出，曰：曉之妻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喜取著之。

周按察新蒞浙，僚屬內宴，公夫人大類田野婦，各歸慚慙，相變爲澹素。席文襄長浙臬，服御儉約，不逐時好。感化翁若，衡郡伯岳知慶陽，諸僚婦會飲，金翠綺繡爛然。公內子荆布，頗不樂。公曰：汝坐何所？曰：首席。公笑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

許文穆國典萬曆己丑試，同榜初謁文穆，大言曰：申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不可與。卽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絕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左副院光斗號滄嶼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勉自懋，却紅柬不受，謂今日行事儉，卽異日居官清，不就此站定脚根，後難措手。

周中丞公延初策與同里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馬，更乘出入。公先入部，回馬趣迎，曾司寇至，訝



曾未列以實對司寇大詫曰進士今乘馬耶予觀  
政一僮携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  
至是爲三慨焉

劉忠宣父仁官縣令入覲楊文定覘其藁席布被瓦盆  
煤竈心識之公以隣梓有媿具茗一函蜜一缶見甚  
爲嘉納後御史家居文定展墓還朝造焉夫人身徃  
磨麵日用不異覲時喜曰雅稱御史職矣鄭端簡閉  
戶自精松牕竹几蒲茵練幃蕭寂如山僧角巾布袍  
過訪故舊座惟山蔬水藻人不知爲名卿葉工侍茂  
才通籍四十年官臻九列廳事丈有咫四壁歸然敗

髹几一二皆數十年物堂設綽楔榜四字曰三世無  
訟

潘司空禮歸田盜掠惟粟數升一敝裘驚歎叩頭曰使  
在官皆公我輩安能亂張簡肅奉使歸盜刦得俸七  
兩慚悔去屠人告衙吏易公習同官詰何知其非屠  
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

溫國獨樂園卑小不與他園班讀書堂止數十椽澆花  
亭益小弄水種竹軒尤小見山臺不過尋丈釣魚菴  
採藥圃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自爲序逍遙歌嘯  
其間諸亭臺詩傳世最遠士大夫欣然願徃媿不置



身跂足豈必芝栴雲綵哉。劉清惠麟心慕樓居無力  
築之。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懸置壁下。命之曰神  
樓。楊修撰慎作後神樓曲。今畫以人永價倍勝。真樓  
勿若矣。

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曰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  
禮廳事已寬矣。張文節知白旣相自奉如河陽掌書  
記時。答所親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日  
俸豈常有。身豈常存。倘家人習奢久不能頓儉。必至  
失所。奚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士大夫奢儉所關。始於風化淳漓。終於身命禍福。溫國  
在洛。與文潞國范忠宣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  
其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時俗咸  
化。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王沂國留同年子飯。特  
飭安排饅頭。韓忠獻億。李康靖若谷。貧時同游汝州。  
趙太守請李爲門客。尤敬待韓。韓至。方設猪肉。李戲  
簡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張莊簡表率縉紳。四十餘  
年。見風靡日甚。益崇節儉。示子孫。揭屏間曰。客至留  
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  
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  
以安生。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



胡紘謁晦翁飯以脫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  
與沈繼祖共詆十罪王文成過錢塘方太古出脫  
粟爲享文成飽焉明日報如之太古正色曰野人  
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得非人情文成少處士一  
歲以聞道蚤處士已嚴之各欲以情自洽其相戒  
之意不淺若一飯致怒輒詆人罪鄙哉瑣人乎或  
意別有在借爲口實如此人原可不飯

宋太宗問珍味孰最蘇叅知易簡曰物無定味適口者  
珍臣昔寒甚圍爐痛飲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喉吻  
燥渴見殘雪覆壘盎披衣掬雪盥手亟引汁連沃咀

壘數莖燦若金脆雖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  
劉清惠家居門生直指以飲食苛督屬員公召之自  
朝至午惟脫粟飯一腐直指饑甚飽餐因盛設珍味  
不能下箸辭飽去公笑曰飲食無精粗饑易爲食飽  
難爲供時使然爾直指不復以口腹責人江西甘某  
享門人御史惟葱湯麥飯作詩末句云試向城頭最  
高望人家幾處未炊烟

後周王罌鎮河陽朝使至爲設食使裂去餅緣公怒曰  
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汝乃選擇  
棄物必是未饑命左右徹之

極類李英公事

唐太宗使宇文



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不悟更徐拭而啗之肅宗爲太子侍膳尚食熟俎羊臂臠明皇使太子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太子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後漁陽鼓鼙開關蜀道日中不食民進麥飯皇孫輩爭手掬之須臾盡憶一盤費數百金時何以自遣信潔餅惜福所貽者大也主食且然况藜藿不繼者哉

開成間夏侯拾遺夜衣布朝謁文宗問何麓澁具言桂管產厚可禦寒上嘉歎貞介士宰相亦稱今之顏冉上喜著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驟貴也黎文僖

門生尹華亭寄以雲布公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莠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諸文懿家人爲公製袴欲以純厲聲斥曰袴宜純耶偶憶隋文以衣緋禪斬刑部侍郎辛亶妖服之

崇良駘

許魯齋位中書僱僕特取蓬垢駛甚却嫺應對者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僕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爲使矣如溫國家僕勿使蘇子瞻教壞顧尚書應祥巡撫家居盛暑二司來訪呼田間蒼頭揮扇回視見坐小杌詰之答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爲



主賓大笑公長興人

怡曠

新建世券成行人賈白金文綺存問封伯爵海日公於家值公誕辰親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一堂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爲幸又爲懼也楊石齋首揆以迎立功當國諸弟悉京卿方面子姓布列中外子慎廷對第一賀者滿庭公顰蹙曰君知傀儡乎奏伎時次第陳舉曲終

必盡出之場今吾曲終時也何賀爲

唐徐集賢院學士堅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慢舍在百官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公見遽命撤之曰君子惡取多上人公長興人元賈郎中居貞從世祖征行講說通鑑上以郎俸薄勅增之公辭品秩宜然不可因臣而紊制劉秉忠奏爲叅政又言他日將有郎官援例求執政者辭不拜

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真宗使學士李昌武往候且覘之至則門闌悄無人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朝野歡慶公但唯唯又曰上卽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公復唯唯復使人至庖  
厨問今日有無賓戚飲宴亦寂無一人還報上笑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賀閣學逢聖崇禎時務絕黨比存  
大體密勿効忠不敢告人致政歸布衣草屨不知爲  
任籍人再召中書他應召者盛賓客擁輜重舳艫相  
望郡邑延頸望風伏謁道左筐篚纍纍一宴費數百  
金門生幕客招搖騰沓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關津  
吏競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魚服去且久爭  
嘖嘖歎異

劉文恭在家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  
公不怡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鄉人楊尚書荔  
主其家景泰帝幼從荔受經從容謀相荔薦公出末  
語及而別中貴洩其語公自媿責曰館楊公爲相地  
耶卽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天順元年内閣徐李  
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但未接識爾人勸往  
見公毅然不可人曰他人重賂不可得見今徒手何  
傷公曰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耻也武宗朝  
李文敏廷相進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倚聽大喜  
卽欲傳勅取入内閣辦事諸用事賀已及門公以講  
乃職分非他積勞豈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取相



位辭甚誠後門人皆內閣大臣

張羅峯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公竟不與或尤之笑不應吳介肅嶽撫真定見

分宜虐焰卽移疾罷屏居南旺湖默坐茅屋時行游

惟跨一驢華亭收人望起御史中丞報者檄至僕入

白狀公方跌坐行氣搖首不答炷香頃乃下床索檄

觀之擲不更視

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光武朝丘滕歷公卿二千石澹

然自處不爭壯歲掛冠偕弟子築室先塋旁席簾不

蔽吟誦四微公吳興人楊誠齋立朝日檢行李貯一

篋鑰置卧所戒家人不市一物恐累歸裝又其京尹

不攜家惟敝篋一擔晨起徹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

箸若逆旅將行者沈端靖曰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

負官使朝廷無可輕之大臣朝廷始重即忠介數古

再見王文肅稱朝市中隱淪豪傑中處子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披

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哉江陵囑闈事於羅文懿

公曰吾晚裝兩篋明且踵出宣武門外而謂我難去

官乎

于文定曰身可留可去寵辱得失無一動然後惟

吾所行所謂以瓦注者巧也古人重恬澹非止獎

品地實以無利達心而天巧全能爲人所不敢爲



華亭陸文定登第四十年立朝不數載遷官輒以病罷  
閉門宴坐卽親戚故人罕接面自爲吉士還里授職  
未幾又以告去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  
穆也大宗伯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求去華  
亭相君先爲大宗伯同邑孫文簡承恩亦以大宗伯  
掌詹二公對巷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公退食閉  
門深卧而已日著布袍負暄讀書僕竊語曰同爲尚  
書者他車馬盈門我家鬼亦不至公曰任爾等他往  
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

陳昭譽

名執中封岐國

判亳生日人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

扁舟五湖圖且有名遂身退之贊公卽以司徒致仕  
韓持國守許人多致諛詞爲壽崔子厚獨以詩警之  
未有挂冠高節莫因循句公卽以少師致仕夏評事  
鏃父巡撫都憲公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  
溪戒滿盈都憲欣然成其志嘉興包馮隱居不仕父  
鼎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惟左太  
冲招隱詩池陽遂歸

劉晏女翰林學士潘炎妻京尹某候謁累日遺闈  
三百縑劉謂潘曰人臣至此危可知遽勸避位女  
子知幾神矣



李文靖深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堂前藥欄壞夫人語  
公公笑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第公曰缺  
陷世界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史記龜策傳天尚  
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前代聖賢豪傑多  
缺陷不如意但能隨地自安怨尤悉泯卽媯氏之補  
罅也劉敷文閣待制一止誨子曰平生通塞聽其自  
然惟機械不立方寸自有樂地公歸安人

王陽明日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  
足不涉世界事

朱恭靖希周南吏尚歸吳趨入其堂蕭然如村落見野

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若崑山舊子翁老

隱陽山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前後疏起數十

次處之澹如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一長厚君子驟

當事變巖然有守廉不邀名學惟務實思友三代之

英於千載上繆詹事昌期號西谿少讀書西谿既貴謀

茅種秫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响濡

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睨手撥

衣裾一揖外忽忽不相酬對好規切人過失不少鯁

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頸發赤更刺刺不休信心而

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颺迴浪息都不省記



沈忠武慶之履行田園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不知  
爲三公也柳園景顏師伯詣焉鳴笳列卒滿道公悄  
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  
困窮因時際會榮貴至此當共思挹損老子年八十  
見成敗已多燿此何爲插杖芸不顧公武康人吳戶  
尚琳致政家居高帝遣使詢之至旁舍見一農坐小  
元起拔稻佈田貌端謹甚問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  
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李希顏足不涉城市藩  
司騶輿訪公塗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先生  
也班荆懽語而別黃憲副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獨  
偕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盥焉假農具於  
隣昇送之公曰假我具幸甚奈何又妨汝務自肩如  
田性好客客至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  
治畢盥手更衣出縱談名理間及疆場時事移日不  
輟

章文懿家故田居諸子咸躬耒邑令過訪輟耰跪迎公  
在司成子自家徒步走省道逢巡檢答之已知惶罪  
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劉忠宣教子讀  
書兼力農務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  
困之將以益之也韋御史廣荒村陋甚故人按部公



意必來訪。自漁於江。騶從猝至。公從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何汗流漬髮。公對適在近村。聞客竭蹶趨迎。故爾。左右訝曰。絕似江中打魚人。陳御史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公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尤大叅文度。乞歸。以機杼爲活。同年尹冢宰托蘇守訪焉。因得一老絡絲委巷。芒鞋褻帽。寂處澹如。郡侯至。趨避不復見。

黃石齋曰。倚梧而看鸛鵲。卽有巢之風。散齋以臨庖厨。見燧皇之治。於數公庶幾遇之。

中書令崔元暉母盧氏戒曰。聞之親某云。兒子從官於外。人來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鄉以困畏。不若人爲哲。夫從官貧窶。居鄉困畏者。有矣。喜之曰吉。尊之曰哲。非最達識孰與於斯。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龐穎國籍謚莊請老。或謂公精力克壯。主上注意厚。何遽引去。若此。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去。是不得已。豈謂止足耶。



隋韋世康恬素好古不以得失干懷在絳州慨然  
有止足志與子弟書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  
待暮有疾便辭

唐相國公孫偃厮僕紛詬凝視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  
逢彼方寸自撓矣文潞國致仕歸洛年幾八十康寧  
強固神宗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臣但能任意自適  
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

李僧迦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候焉先減僕  
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我羞對軒冕李大叅樂足  
跡不履城市竿牘不至公門三十年如一日當路屏

于旄過從清言竟日一語不及私退而歎曰與臨川  
先生談令人名利心都盡公烏程人

周僉臬思兼優游林泉時操小艇攜圖書數卷游吳越  
佳山水間門下士嘉興侯守遣幣侯且訂謁期公峻  
却之毋以我故蹈嫌疑訪唐一菴講學茗溪道經禾  
侯出迎偃僂舴舻間甫別去解維不可卽矣抵茗晤  
學博亦膠東弟子戒勿言有司分守爲故吏苦迎致  
供帳公變色不語趣棹歸徐明府獻忠令奉化歸偕  
堪輿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福山葬焉愛其山水清  
遠土風淳嘉因置墓田旁構丙舍計終老不再稱華



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枝門。踈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器，葛巾羽氅，徘徊其間。客至留小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茗雪菰蘆間，不復可縱跡也。吳興故有耆英會，迫得公爲重，一再往，了不復應。

劉司業崧，鄉闈報捷至，適自田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羅文恭臚唱日，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公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茲則三年遞一人爾。」是日仍袖米偕何善山黃洛村二公，聯榻蕭寺講學，不輟。王沂國王忠文十芻報家信，俱不以高科爲喜，而以爲懼。朱恭靖父文按閩，大魁報至，了無喜色，曰：「狀元天下福，吾無德以堪之，可懼不可倖也。」

袁了凡謂文人將達，必有謙光，發自天誠。於辛未得丁敬宇受侮，不答，聞謗不辨。於丁丑得馮開之，虛已肅容，大變前習。於壬辰得夏建所，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慧故浮者以實，肆者以斂。

泰和曾講學鶴齡，永樂乙酉鄉薦，養母十五年，不赴公車。至辛丑，母迫命赴試，一出而魁天下，長泰林修撰震庚子舉於鄉，宗人訟產久不決，公力爲平停。橫者



利公計偕更迂其事不遑至都癸卯公車遇盜同行  
被傷公悉力醫治棺斂身護二櫬歸遂不及再赴丙  
午道出山東大巡爲鄉人房師調宰某邑非罪被劾  
匍匐直其事星馳已後期攻苦蕭寺三年乃大捷吉  
水劉文介儼年二十四舉永樂丁酉鄉試赴春闈乙  
榜不就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慨然有魁天下之志自  
歎曰吾道宜可行矣廷對第一莆田柯學士潛甲子  
領鄉薦不忍離親至辛未始應南宮得大魁永豐羅  
文毅丙子鄉榜會試泊河干樓女傾盥水誤遺金環  
於舟數日始知之責僕將親還其處同舟者難之公

自買舟亟往比至女正受屢責投河獲全而公行不  
得與闈後魁於丙戌順德黃洗馬士俊會試在塗聞  
兄病篤歎曰惡得急功名而緩同氣哉遂馳歸

馬溪田戊辰辛未不與計吏偕安南貢使問禮主  
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在至甲戌復上春官  
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科考落得雋者賦不傳白賦竟

滿天下

賦見文苑英華

太和初劉蕡對賢良策下第登科者

策無聞劉策迄稱今世

策載舊唐書本傳

王文成丙辰會試忌者抑之同舍以不第爲耻先



生曰世耻不得第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

尹師魯自言以退爲樂或語曰不若進退兩忘因有得手書長別范文正沐浴衣冠坐隱几卒文正至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問後事曰公在爾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遂長往俞退翁汝尚僉書劍安西川判官唯與趙清獻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召置御史力辭致仕優游數年語妻黃曰人生七十已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黃應曰諾我將先去後三日卒退翁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茲逝矣諸子欲有請微笑不

應相去纔十日公歸安人羅近溪年七十四偶示微疾講學不倦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儼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九月朔盥櫛出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拱手別諸生日行矣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掖至正寢整衣冠端然而逝無錫顧主事允成病革語叔子曰吾第凝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吾天機若攬入他念便屬暴棄且我計身則身非我有計子孫則人一乾坤非吾與也卒前三日大星墮於居傍至期家人都聞空中鸞噦聲。



高蹈

漢淮南應曜與四皓同徵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

如淮南一老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史記好異何所取而信之程伊川又謂

召平高於四皓史記僅一見姓名東漢隱士有焦光

字孝然河東人而無嚴光隱焦山竄河渚間作蝸牛廬以處

冬夏袒卧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以天

地爲棟宇雲霓爲裳帶寒暑不傷其性榮戚不累其

心無俟假羊裘乃能示異也皇甫謐稱羲皇後一人嚴光同時

又有牛牢朱岑高獲世祖布衣與牢交游夜共講說

識語牢獨默然世祖問之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及

卽位被髮稱疾不答詔命見寰宇記獲與光同載漢

書故人同高節同俱以不得羊裘故不顯

江陰焦某逸其名爲明太祖舊人屢召不赴被命

徧索忽自荷雞酒由御道直入太祖喜其至以其

物付光祿治具共飲歡甚出金銀角三帶命自取

管之焦取其角授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

桑間去不復可跡

文中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天隱者心地隱者

跡其隱也天卽弗避地可也

後漢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世隱居教授居攝二



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遯逃不知處。光武高其節。公車徵。老病不至。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時。解衣冠。縣府門去。亡命交趾。隱屠肆間。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士。不及楊寶。高士傳亦不載。胡剛身隱焉。文後世遂不復。因文著。殆真隱者也。寶後四世太尉廣。公台三十餘年。歷六帝。斯知隱德不耀。天終不得隱焉。於二公益信。

袁閎見家門富盛。歎曰。先公福祚。不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卽晉三郤矣。弟弘亦耻門族貴勢。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武攸緒。天后兄子也。少紫光。晝能見星。

隋雪溪吳嶠。年十三。卽精甘石家言。放跡海內名勝。煬帝元年。過鄴。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而旺。氣流萃秦地。子識之乎。知天下亂。山水清遠。無如吳興。盡以其術傳袁天剛。焚所著書。築室歸老焉。張龜齡字子同。賜名志和。金華人。放浪江湖。與陸羽字鴻漸交。顏真卿

刺湖州。往來茗雪間。著書三萬言。論道縱橫。人稱造化鼓吹。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呼爲淘河夫。執畚就



役曾無忤色立性孤峻不可得親踈率誠澹然人莫能窺其際肅宗賜奴婢各一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自稱烟波釣叟垂釣去餌不在得魚明義烏陳洄將漁於山樵於水人以為誕曰樵於水意不在薪漁於山意不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則樂矣

漢樊英之徵王良以書責之唐田游巖之仕蔣儼以書責之田入太白山母與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家遂得為崇文館學士太子洗馬儼之言曰足下受調護之寄當可言之秋唯唯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坐裴

### 炎始還山

宋璟相或薦山人范知璿文學公判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偷合取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徐知誥柄政以宋齊丘為相因資望素淺欲退讓為高謁告歸省人九華山屢徵不出後裴回末路情見勢屈嗜進慕權麾不去

沈麟士

字雲禎

博通經史織簾誦書口手不絕

號織簾先生

郡

守請入郡聞郡堂後好山水往停數月守請為功曹公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故被褐負杖來如欲



錦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有蹈東海死爾不忍  
受黥劓姚善任蘇州候隱士王賓舍車詣門賓啟籬  
延語及報謁面府門再拜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  
敢入又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名可聞  
面不可見

圖南戒种放

字明逸

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

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美噐造物深忌之天地無  
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戒之臨海徐中行得安定  
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踰年歸葺小室竟  
日危坐人莫測也郡守以八行薦去之黃巖盡燉所  
爲文客詰其避舉要名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  
我以八行應科目彼不被舉者非人類與正欲避此  
名非要名也

林逋

字君復

隱孤山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卽

懷詩文求見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

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逋兩失之

許洞嘲述豪民

送物仲鸞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俚句不根與客至放鶴卽歸大異

种放匿情求名

爲杜鎬所譏結權貴以希薦達橫被恩寵善乎孟  
陋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唐  
有不求聞達科人多走馬入都宋有高蹈丘園科



人競投狀求試趙普笑巢由拜於馬首爭名爭利無如山林爲便。

紹興間蘇養直隱居京口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過焉留飲甚歡徐奕素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

徐復字復之精京房易自筮無祿遂罷舉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說聽鄉人說詩言詩所以用於樂忽有得悟大樂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洞達胡安定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

器以聲不先求聲而更其器寧可用乎。瑗制作皆不效爲范文正筮元昊事無一不驗仁宗召見詢兵事曰今歲值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冲晦處士歸杭萬松嶺其故廬也與林和靖同時時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任俠不倫故不類見。

北宋末得隱士二人焉涪陵譙定字天授學易北山巖自

見乃謂之象一語入易雖得於郭曩氏實自伊川屢薦不受官百

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靖康時在洛金兵入莫測所之復歸青城大面山蜀人名其地曰譙巖稱曰譙夫



子繪像祀之濱州劉卞功

民字子

築室環堵之後圃不

語不出三十餘年徽宗數遣郡縣津致馳近待召之手書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賜號高尚先生又自書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靖康之變不知其終

元處士最著者容城劉因世爲儒家邃性理之學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始究訓詁注釋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程朱書曰吾固謂當有是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太盡其精而貫以正也家居以孝聞聚徒教授師道尊嚴隨人才器皆有成

就表居曰靜修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繼母老力辭歸養俸給無一受陝西蕭顛隱居南山博極群書及門甚衆路逢婦疑顛拾釵卽至家取釵償之後婦得所遺媿謝來還鄉人暮歸遇寇詭言蕭先生盜愕去世祖命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往賀從史先詣舍方汲水灌園令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易服迎賓從史大慚懼安車迫迎爲太子右諭德顛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今可行乎堅謝歸謚貞敏靖江杜本湛靜寡欲於天文地理律曆度數無不通究著四書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初上救荒策丞相大



奇之言於朝以翰林待制召賜金幣上尊稱疾固免致書丞相日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洋洋數千言意皆有所寓遂不至學者稱清碧先生東陽許謙因金履祥得晦翁之傳洞究底蘊不出里閭四十年遠近之士以不及門爲耻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數十上有司請王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白雲先生謚文懿同時休寧陳定宇櫟婺源胡庭芳一桂九江黃明善性皆與謙齊名精史學者張樞丞相脫脫薦修三史史成辟爲本府長史又徵修撰皆弗就

明稱隱士者吾浙得五人焉桐廬徐舫

字方舟

性尚風義

章紱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悔因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歌吟雲烟出沒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主藥死爲殯葬事平具送還其家先是劉基宋濂被徵過訪荷蓑笠見之揖劉而笑且以語侵劉劉銜其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竟不出長興吳琬號甘泉建環山樓於董塢鍵戶冥搜積廿年不下遂窮神知化目上天耳入淵靜以致知誠以格物物有則則有數氣動而音生機張而形見以



律審音因形辨理天地之大萬物之曠感而遂通故  
終日任運而無庸心宸濠以幣交占彼蓄邪峻却之  
遊白門途遇輓纍纍占有異啟邏者發之乃逆瑾  
所寘兵器不軌由是折焉武宗聞而詔徵中途忽悟  
夙因遄歸卒所著有三才廣志三百卷史類六百卷  
嘉善袁仁字良貴象緯輿地曆律書數兵法水利之屬  
靡不精貫又寓志於醫崑山魏恭簡召三至弗往謝  
曰君以心疾召當咬咀仁義炮治禮樂以暢君精神  
不然雖十至弗來也魏來訪與語三日大驚遂定交  
焉為文根本六藝片詞尺牘率關世教卒之日沐浴

更衣有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句上虞

許璋字半圭淳質苦行潛心性命學躡屩走嶺南訪陳

白沙借王文成晨夕陽明洞共參道妙互有資益一

夕西指曰帝星今在楚數年後君當事之文成爲題

其墓仁和邵穆生字汝宣年三十餘卽屏居靈鷲之呼

猿洞貯六經諸史及靈笈瓊函曠覽無遺四十年不

入城市晝夜趺坐脅不抵席者二十五年萬曆癸巳

四月勒辭於石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試天劍於此

至丁巳三月忽倒身卧胸突起一骨卽猛然省趺坐

如昨骨立消斷穀食三日危坐靜存端寂而逝年八



十一。聞僧唱佛。又張目大喝曰。羲文孔子。吾師也。佛吾友也。吾不念佛。

莆田劉閔

字子賢

幼至性。稍長。動循古禮。恭慎純粹。學行

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極力供母。疾不解帶。母或怒。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斷酒肉。遠房室。朝夕號哭殯所。妻失愛於其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貞肅。疏於朝。宜以布衣徵。侍青宮。讀不報。徐康慤。劉忠宣。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先生。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德宇道風。人自難及。萬曆間。崑以翰墨稱者。陳徵君繼儒。號眉公縣

令以獄犯求保者。惠之。答曰。與其施人情。孰若積已德。有力請託者。罪未必輕。無力請託者。罪未必重。乞槩審情。輕逋少者。釋之。令卽親詣獄。共釋二十七人。

邢暈

字用理

獨居不娶。卜隱。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接。苔

生坐隅。敗絮自擁。庭可搏鼠。歌詠自若也。壁下盡列圖史。枕藉其間。人有疑。就徵逸事。無不厭所請。吳文定過訪。叩門。邢曰。吾方治飯。與羨。未有五尺。應公文。定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然後進謁。孫一元。字太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歸。特訪。值晝寢。久之。坐益恭。孫乃出。又不謝。送及門。矯首東望。



日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天。奇大奇大奇，文憲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原野錄

嗜退菴語存卷之七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去偽

溫國曰：吾性不喜華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珍美之服，輒羞赧棄之。年二十，忝科名，預喜宴飲，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萊國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破壞益命補葺，或病公孫弘事。公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也。後好聲歌，以綾帛賞妓，妾蒨桃譏以詩，知



鄧州製花燭。廁溷間燭淚流地成堆。樞密直學士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求一縑作衾。祔不可得。豈知今日。公大慟。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絕聲色娛。處士魏野有無地起樓臺之頌。

後唐明宗曰。馮道純儉。所居家菴。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父憂歸。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

杜正獻謂門人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葉夢得曰。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既不爲偽。雖小善亦有可觀。積累之。必能成其

大

石奮下車而趨。以策數馬。故作曲謹態。媚上要譽。乃似是之鄉愿。患失之鄙夫。漢高愛其恭敬。以爲中涓。受書謁奮。本不知書。使之主記。自以爲用人之術。豈意已墮奮雲霧中。慶爲相。子孫同時二千石。多至十三人。始以恩進。旋以罪廢。丞相史田仁上書言郡守奸利。三河尤甚。其河東太守。則丞相子也。何得以醇謹稱乎。武帝託孤重任。專以謹厚。小心可屬大事。秭侯狄孳也。恭慎明哲。賢於博陸。遠甚。日磾誠而大。石奮僞而小。何可連類竝觀耶。



潘岳西征，後爲美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爲將母故事。攷岳仕職，母責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及敗，謝母曰：其阿母，岳所謂養口體爾。冒險嗜利，忘身負親，不孝莫大焉。仕進則云爲母出，閒居則云爲母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王右丞雖失身，莫悔而孝友絕人。卽輞川別墅，本以娛母。母亾，遂捨爲寺。

殷羨任豫章太守，都下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史稱資性介立，羨先爲長沙，在郡貧殘，庾翼鎮武昌，兄冰與翼書，以羨屬之，使冰書先付浮沉，羨何以得免。未聞介立者如是。子浩負管葛重望，出處繫江左興亾，惟庾翼深知其僞，翼卒，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桓溫辟爲尙書令，手答虞謨，開閉十數，竟達空函，乃自浮沉其書，豈石頭百餘函，果報耶。

小人大害家國，先反假公忠，以爲嚆矢。盧杞刺虢州，官豕食民爲害，詔徙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歎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才也。真宗南衙日，歲旱放稅，太宗選官覆按，王定國欽若封冀國獨乞全放，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右正言。



謂輔臣曰朕亦自危欽若小臣敢獨爲伸理大臣節也又初爲三司判官卽奏除諸路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三千餘人丁謂進用初卽請罷兵撫蠻寇溫國差役獨蔡京如五日期溫國大喜高宗一見秦檜卽以樸忠許之又曰秦檜誠實苦太執諸人始干譽以媒進繼肆志以狂逞非有改節易行作史與讀史者勿爲所欺

知人之難也漢拒莽之義士晚以逆敗晉陳情之孝子終以汙聞劉宋郗金拒主之清流後以賣國負謗王金陵至和中名試館職固辭除郡牧判官

又辭避勅廁溷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一識朝廷屢欲授美官惟患其不肖就也或又稱曰王介甫養得氣完爲他不要官做金人立張邦昌秦會之獨奮然起爭謂趙氏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浚長百姓歸心若舍趙氏立邦昌天下民必不服宗子必不可滅乞復君位以安天下如是名節忠義入宋史當在列傳何等使安石終于翰林學士秦檜終于御史中丞媲美名臣雖鬼神亦受其欺矣

韓維呂公著歐陽修

曾公亮富弼司馬光皆賢安石張浚趙鼎游酢胡安國皆賢秦檜



真宗朝或薦其可用上曰李沆言其非君子歐陽文忠  
問蘇子容宰相沒二十年猶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  
何道子容曰獨以無心爾明高祖問宰相于劉基基  
曰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分宐相年二十六舉進士高第入庶常授編修數  
移疾告歸築室鈐山隱居九年讀書談道絕志仕  
進朝野莫不欽其高致迨屢趨供職益務恭謹聞

言求退

時高大父正令分宐恆謂人曰嚴君色

大

宗伯以前極有聲稱旣得志窺伺逢迎之巧似于  
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敬順引植私人布列要

地探諸臣動靜先發制之厚賂深宮左右起居意  
嚮無不先得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  
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主意思之  
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  
內閣幸而洞察于宸衷則諸司代受其罰不幸而  
遂傳于後世則君上身受其咎不出御史趙錦一  
疏迨父子貪奸誤國諸大罪已布世蕃下詔獄世  
宗猶謂嵩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忌江陵相  
年二十餘改吉士嘉靖丁未戊申間諸進士競談  
詩爲古文無不言西京開元江陵獨吐棄不屑與



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切要者衷之時  
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華亭新鄭皆器重相推  
許分考會試門人自言能得嵩意江陵衆斥之曰  
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益莊憚之嵩  
亦稱許不置

中書習舊弊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唯意去取韓  
魏國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爲綱目類  
次之封滕謹掌用例必自閱自是賞罰可否出宰相  
五房史不得高下其間寇萊國在相位用人不以次  
同列不悅因吏持例簿進公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若

用例一吏職爾例以防僞反叢僞不可勝詰自信無  
僞何例爲

朱文肅曰文潞國薦唐子方爲盛德今日則疑格套張  
忠定誚寇平仲爲良規今日則疑惡口王沂國除丁  
公言爲巧手今日則疑儉計韓魏國贖富彥國爲獨  
斷今日則疑擅權古人斷然行之不虞遺後世譏若  
一擬議其間百僞滋生何以獨信呂文清曰作官私  
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  
意李文達曰今士大夫柰何不思做好人只求做好  
官好官可僞好人不可僞



王金陵相位久向術者求卜曰今力乞去上未許看旦  
夕去得否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要去  
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劉文靖罷政歸  
西涯祖餞噉吁泣下公厲聲曰何哭爲使當日出  
一語則與吾輩偕去爾。呂文莊被斥陸冢宰完祖道曰  
先生去矣余何日得行公正色曰汝真心去我在三  
十里外候君。

呂申國喜釋相業務簡靜士罕晉接好進者多幅巾道  
袍隨僧齋粥假說禪學覲自售時謂禪鑽劉文正理  
順號湛曰學禪最便任宦以愛之者雜也宮庭無論

自動爵戚畹武弁中貴靡不奉佛士大夫借參禪倘  
徻其間無限穩便以佛教之高言勝義誘人使悟輪  
迴禍福逼人使迷又有世法官情爲之援引盤桓無  
入不得宜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也。

處世有四語。帖嚙而談者曰耳語。睇笑而談者曰  
目語。握手而道者曰手語。躡足而告者曰足語。迎  
客有二步。曰緩步。曰急步。皆從禪悟得來。

劉器之曰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立此門戶。指元祐之士

黃履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樹道學之名。  
指淳熙之後顧刑尚應祥少從陽明增城遊獨得理要超



然以聖學爲宗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曰苟以講學自任卽僞學之名所自起周萊峯少豪于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晚年悉斂焚之一意靜修學道聚宋理學諸書及近代名儒口義辨析參互手綴口占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人亦莫得窺也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

士人衣食必先使稍足無求于世然後進退綽綽不爲拘縛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曰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曰足當自止此本論也士不近情而能全節者無之蔡文莊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數口生計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亦自可攷

陸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象山經理康濟正于掌庫見之

韓退之詩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蘇子瞻詩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溫國爲相時詢士大夫私計足否



尚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賈直孺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國公獨舉生事有無爲問賈疑之夫名旣高官必顯獨懼生事不足他日俯仰依違辱名累官恆必由焉許文正亦謂學者治生最急退之迷雪衡峯子瞻望日儋海皆緣生事不給也

荀子曰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生者不耗其生者也賀季真年八十餘猶向賣藥王老諄諄問黃白術持一珠貽之老卽易餅共食賀心念寶珠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同至吝之王戎父歿辭百萬賻以此顯名晚節好貨田園水碓徧天下持籌未已猶曰用以自晦最爲貧鄙人藏身地以此耗生不可云治

梁劉苞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曰隨事含容夢寤自慚其僞吾所不爲胡元瑞性孤介揮麈尾品時藻時見雌黃莫生躁而貪品不登中上恨公刺骨徧詈坐客公殊安之如弗聞也汪仲淹倚酒侮公拒弗受客訝何獨受莫生公徐曰彼庸渠足校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奈何成人過耶

王陶受知於韓魏國驟加獎拔拜御史中丞遂誣公希代公位視如讐力攻之張洎丁謂初事萊國



隨擠而謫之。楊畏來之邵。初附宣國。又劾竄宣國。死于路。歐公濮議。惟蔣之奇附焉。薦爲御史。乃劾歐公自飾。張商英上詩申國求進。卽請毀其碑石。周秩親定溫國諡文正。旋乞斲棺鞭屍。蕭杲初授御史。出虞忠肅意。猶憎輕我。甚攻之。小人負恩。轉噬。鄭端簡今言所載。亦不能盡。請借宋以鑑。一室不掃。窗草不除。細務初無闕涉。一則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一則曰。自家生意。一敝古人寓言。出之無意。後倣之。則爲僞。紹興間。程學始盛。言者至譏幅巾大袖。張文潛詩。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是元祐初。爲程氏學者。幅巾已與人異。安其固然。不以爲僞。

溫國作淡衣幅巾縉帶。用皮匣貯。以隨後。朝服乘馬歸。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康節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服。溫國歎其合理。

誣罔見加。安可不辨。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袴償郎。二事略同。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後漢陳囂拔藩。以益攘地。隋張文詡毀堵。以讓啓疆。矯僞莫甚焉。六朝宋郭原平。伐木爲橋。以便竊筍。晉桑虞。去刺開道。以便盜瓜。獎惡縱奸。舉非人情。溫國新第成。見牆外暗。



埋竹簽曰吾篋有幾且盜亦人也命太之是則天懷  
懷發爾

### 去累

以杜征南之賢多載金帛賂洛中權貴文潞國知成都  
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進張貴妃得參知政  
事李忠定自太常少卿爲尚書右丞本由童貫蔡攸  
密議傳位淵聖因爲出避計恐身太禍不測藉公庇  
其家古人委蛇而就功名不難枉尺直尋以伸已志  
亦時爲之乎周文襄撫吳慮王振撓已度其新第齋  
閣作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極喜公上利便事悉贊  
依之江南倚賴甚大嘉靖倭寇東南胡總制宗憲厚  
結分宐始得展布除民患荆川甚且包羞不辭要其  
矢願各殊考古者分別議之可也

荆川與椒山書勸舍蓄沉幾荆川晚年出處頗爲  
世訾視椒山學問得失何如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競方務德帥廣東以衆香  
蠟炬得厚幸鄭蜀撫某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錦  
地衣鋪閣廣袤尺寸如夙構默然不樂鄭反得罪  
二人志同而遇異行媚固有幸不幸哉

士大夫自累進退人材所喜調停區畫政機所恃作用



君子以調停爲名。天下朋比者託焉。君子以作用爲才。天下彌縫者借焉。陳實爲郡功曹。狗中常侍。侯覽託白之太守。曰。此人難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張讓父死歸葬。名士無往者。實獨弔焉。以是庇黨人。當時稱曰。太丘道廣。迺亦來時論之。非識者曰。有太丘之志。則可。楊龜山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君子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夫學問至渾然天成。豈粹易得。唯顏子庶幾。孟子已露圭角。正難爲初學。應世語也。嗟乎。處太丘龜山之世。吾人大不幸哉。

當官倚任細流。使得窺伺。歛弄鼓如簧之舌。始猶承順。繼則交挾爲重。反足制我命。其傷比匪。尚忍言哉。房瑄因琴工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玷。明神宗末。葉文忠趙忠毅輩。豈非一時岱嶽。乃甚愛汪文言。卽楊左均重之。大獄起。首逮文言。縉紳之禍。彌大。不過以文言客王安所。動以清流之名。熹宗初。諸賢柄用。咸藉彙升。不知洩同道之機。授宵輩之隙。誰得亮之。

辭華輕薄。則勢易動於外。利易滑於中。爲福亦薄。少年新進。所首戒。王師旦知貢舉。黜獻翠微宮頌。最得幸之。張昌齡上怪詰之。對曰。雖有詞華。其體輕薄。終不



成令器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弘治時何仲默詩  
名動海內或薦於輔臣劉希賢備館選笑曰是子薄  
福能詩何用竟蚤卒閔午塘如霖主教館職曰朝廷  
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商論國家大政使知輔養  
所急迺令雕鏤文字相誇示為工耶是科最號得人  
所留皆禪國用  
閔公嘉靖間禮部尚書烏程人因思晉世二十四友  
唐人司馬八關十六子非無傑才而身名瓦裂輕薄  
無益適足為累

漢孔光自為尚書則止不教授陳寵任樞機輒謝門人  
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咨訪大義瓊貴絕不復交昌  
黎成就後進指授無不知名稱韓門弟子後官顯悉  
謝遠劉忠定於溫國義訂師生恩同父子平居問訊  
不絕及公登政府未嘗有書

葛學副寅亮上鄒總憲書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  
磋德望既彰聲價日重遂有指龍門之登為集苑  
之地但見攻擊遞為主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  
虛附者借遂羶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因被株連  
之累萬曆初堅冰之懼已憂其漸矣

程伯子少好獵既而悔之自信已絕斯好茂叔曰何易  
言也此心潛隱未發旋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



見獵於野者喜達於色乃知果未也陽明家居里人  
求鬻其產已辭出游過之則風景佳勝默悔於衷因  
內訟不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卽無恕心矣且悔且  
訟兩念交戰於膺行里許始化徐告從游者曰克已  
難如是

朱康流曰嗜欲爲庸愚累其非易知氣習爲高明  
累其非難知嗜欲害道顯稍知禮義惜身名者息  
之也易氣習害道隱非經歷多磨鍊久者變之也  
難苟習氣不變雖皜然不滓特立獨行一當艱大  
之投剛柔競絀間或失其當禍敗之來與貪婪恣

雖同歸豈不惜哉

歐公曰作字要熟神氣完實有餘是靜坐樂事十年不  
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皆然有以寓  
其意不知身之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累也自  
古無不累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葉少蘊少溺多  
聞而喜窮理一事未曉夜不安席反覆推研必極其  
至而止中歲大悟願埽除爲偶人若觸芟刃若陷機  
穽未能遽太唯數百卷書爾更期年歲當盡棄之以  
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不蚤悟蔽所知  
而不返雖求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人情甚慕。卽天道所甚忌。造化忌人。無過於名。故名浮其實者。往往無後。今徒見大美所歸。或降爲皂隸。或斬焉若敖。遂致疑幽冥無知。不知損德處多。良由立名太急。劉忠宣與吳清惠書。居官正己爲先。所謂已正。不特戒近利。且戒近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欲政善民安。恐未可得。由斯以論。近名旣蒙責於天。復不益於人。累亦大矣哉。

范文正曰。舉世不好名。聖人爲無權。范忠宣曰。人苦避好名。則無爲善之路。陳止齋傅良曰。天下之名。皆生於不足。名者。聖賢假以勵俗。獎善。非士君子所可專恃以立身也。

士君子濟物爲急。居其實。不居其名。名彰則德損。且難以給人。求憂國爲念。有其事。不當有其語。語聞則謗集。究何時酬己志。溫寶忠曰。行一善。共稱一善。卽是折福之場。故有外名。未必敦內行。有陽譽。不能解陰罪。

爲善無近名。君子正大忠厚之心。以有意出之。亦足爲累。朱巨容冲。人認其犢。後得犢。還之。不受。劉凝之。沈麟士。皆被人認其履。後復還之。劉不宥取。沈先則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繼則曰。非卿履耶。旋受之。東坡



謂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麟士不欲近名也。富鄭國辭疾歸第，以俸券還府。府受之。伊川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為得。留之無請，可爾。溫國自陝歸洛，持俸餘買布，洛布價高，貧之，止得陝價。南軒曰：不如伊川場麥，人問麥價，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伊川不欲近名也。

馬季長融，經術大儒，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已廼饑寒困心，猛然赴名，何初心遽移也。且頌東巡，頌西第，為梁冀草奏，誅李固，殺人媚人，不少惜。未幾，髡笞徙朔方，為吾道羞。元微之稹始為御史，言事慷慨，途遇仇

士良，與爭驛舍，不避。及為學士，廼締中人為援，附魏弘簡，傾裴度相位，僅三月，辛苦樹立，卒盡棄之。季長豪華，見鄙於姪婿趙岐。門人盧植侍講經年，女倡歌舞於前，目不忤觀。樂天為微之誌云：公始以直道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不偶。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不安，嗟乎！士君子一念改易，親戚賤之，門弟子切友惜之，生前痛之，死後韓魏國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九日詠菊云：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寓意自遠。

富鄭國使契丹，始受命聞女卒，再受命聞男生，皆不顧



而行不發家書焚之曰徒亂人意胡安定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平安二字卽投澗不復展讀。

藝文志劉表集已亡三國志載劉表與袁尚兄弟書筆

力不減崔蔡又爲書家祖師

先又爲黨人在八及列

而後世不

知邢辯魏儒者以將掩楊愔齊文士以相掩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屬李鄴侯一流僅以文苑稱歷代名書記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以功業書法掩其畫朱紫陽畫淡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

善繪事以道學高蹈掩凡著其重則輕者掩李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不跡權貴門山谷推其風流品概不減古人爲畫所掩趙子昂論至元鈔恣與脫徹里數彖哥罪惡懇至詳審楊載稱之曰知書畫未知其文章知文章未知其經濟文衡山溫粹之養介特之行淡博之學而精妙之筆恣次之不幸重爲輕掩也。

戴逵對使破琴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內兄潘岳時令鼓琴竟日達夜無忤色阮之冲和終不如戴之高抗歐陽守滌通判杜



彬善琵琶酒行無算公詩紀事彬病之所略去姓名百人已傳郎官朱維工吹笛流傳禁中召試之使教坊按其聲蔡京會尚書省大廳呼維諭上語再三辭以朝服勉奏一曲雖一技成亦足累品

王子敬被命書太極殿板堅辭不應韋仲將書凌霄觀轆轤長絙引上去地二十五丈旣下鬚髮盡皓戒兒孫絕此楷法閣立本奉詔畫鸚鵡伏地吮毫意甚愧歸亦以戒子孫孫知微以畫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不得伺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不得已擲筆下不復終畫陸鴻漸爲李季卿烹茶羞赧遂著毀茶論

李臯節度荆南張柬之園在焉後裔求市坐客馬夔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忍使其子孫棄乎臯再拜曰微君安得聞斯言范文正不忍居綠野堂致政歸年踰六十不更築園曰洛陽名園甚多誰復禁我遊者東坡記寶繪堂凡物可喜足以悅人時復蓄之爲人取去亦不復恤永叔菱谿石記好奇之士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趙尚書從常省元求園常以詩答之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梵志詩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

李文饒平泉山居石刻云後世以一草一石與人



非吾子孫也。又云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告之。後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平泉醒酒石，其孫託全義復求之，卒被害。

趙韓王經畫園居，侔於禁省，歸第百日薨。高亭大榭，局鑰爲常。歲時獨所養，擁篲負鍤，其間陳秀公治第潤州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韓魏國女樂二十餘輩，崔夫人亾，盡厚遣之，曰：「所樂幾何，常令人心勞，孰若簡靜之樂。」倪文節思經鉏堂雜誌云：「好一物卽添一累，雖情絕玩賞，猶以爲煩。文節畜兩鶴，旣乏耑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驚兒童，俟羽翮再完，一旦飛去，遂省一事。然則梅妻鶴子，亦吾累也。」公歸安人。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居將相，袞鉞之任，攜妓妾輜重，行虎狼之都，三百口併命於高雞泊。

天下百害無一利，莫如戲劇傷財費力，聚衆啓爭，開閉不時，則誨盜男女無別，則誨淫，徹夕喧呶，難通賓主之好，羣優諧謔，易生嫌忌之端。座上悲歡，反聽當場，傀儡酒闌厭倦，徒增晏起廢弛，嘉靖末葛端肅守禮。



掌臺特疏禁之。一時動容斂跡。東省迎新郎君御史以例不敢白。因濟南相君請。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某意也。公曰。君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票。奈何自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出。黃忠宣福宣德初。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幼時父師嚴止教讀書。不許學無益事。上默然。顧東橋在權相座。戲劇盈庭。曰。相別數年。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盡遣去。

韓魏國至諸子讀書堂。見枕邊一劍。意備緩急。公笑曰。果能擊賊。賊死。此何以處之。使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元文真王阿憐帖木兒。或獻馬鞭。暗藏鐵簡。有急。拔靶取之。王喜。將厚酬焉。持示夫人。舉月思的斤。夫人曰。君平日若常害人。則防人必我害也。苟無是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羊侃南還。置酒。客張孺才醉。失火。延燒七十餘艘。燔金帛無算。公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逃。公慰諭使還。待如舊。六朝汜騰去官還家。太守張闕造焉。閉門不見。禮遺無一。受歎曰。生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房彥謙資產素殷。暨官俸。皆周恤親友。屢空怡然。顧子玄



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

元賈人陸道原富甲江左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與其所任用沈秀卽萬三也棄家爲道士築室陳湖上曰瑞雲觀居之竟以壽終沈遂覆敗有瑪瑙壺質通明類水晶中葡萄一枝如墨點號月下葡萄沈籍沒後得之者展轉罹禍常熟富民徐洪忽諭幹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代謝今舍此去之遂舉授珪挈妻子棲止先隴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源小隱杭州重建戒壇需萬金召富民勸募湖州胡汝輝願獨力任之楊憲長詰其何易也汝輝曰民一

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有何如奉承勝事壇遂以成宋穀城王綱家饒好行善姪任氣好酒仇無賴子時相遇鬪狠公呼仇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公曰此人得錢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與吾姪無纖埃釁是以小損解大厄也

裴晉國臨終以所賜玉帶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畱在人間其還帶之操始終不渝范天成與富彥國子遊富氏引葬陳設華甚觀者如堵天成甫十餘齡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



錫器汝等謂爲何物耶富以爲嘲已天成私語曰恐愚民致疑害汝先塋爾是晉國不敢將歸地下志也

去蔽

中庸不可能雖賢智不免於偏偏必有所蔽謝上蔡曰

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感他

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君實晦叔於韓魏國他日大用

何如魏國曰才偏規模小溫國書諸葛亮入寇論維

爲利是其識見偏處信楊雄疑孟子韓富不協魏國

薨韓國竟不往弔且欲甘心所善仇生西夏用兵韓

志在進取范志在招納范得罪非祁國力救幾不免

趙清獻論劾宰相陳執中范忠文爭之趙擊范以爲

可斬胡安定孫明復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

文正門暨同在太學四方士多歸胡朝廷下其教爲

法明復惡之出嘗相避張德遠趙元鎮並相不合相

爭求去晦菴以蘇文忠爲奸岳武穆爲橫顧禮卿力

持風憲薛德溫則謂內外風憲緘默及薛考滿顧遂

署平常不得進階封父母丘瓊山王三原並立朝王

譏丘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非文宗體丘譏王自

刊章奏彰君過非大臣體鈞州華容各庇其鄉人致

相柄鑿或褊或激皆近於偏所推大賢者然歟故去



偏亟也。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爲王佐才意欲自全於禍福間爾華不從劉卞言竟與禍賈氏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正求全之過失鷦鷯本意寇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鏑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不知正規益所未備真宗謂其剛忿王魏國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專爲己任此其短也於丁謂拂鬚直言面折則鋒鏑太露致謫雷陽。

劉山東猶爲張綵所誤因其妄意談兵遂欲越次用之

時北鄙火篩張甚本兵寤寐需人曰吾無才居此故急取才張曲江所以受欺於安祿山也崇禎朝陰借用才使過爲名欲破成案不知東山實以大公至誠行之未免重傷善類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海剛峯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錚錚鐵漢但性既偏執又寡淡識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意無非爲民不知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重禁刁詐猶恐不緝况導之使然耶刁詐得志人皆效尤至亾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爲羣闖門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奪素封閉戶不通有無善良坐斃幸海公改



任得稍息。

高宗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君子見既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

懼哉。

杜正獻，浙山陰人，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朝紳語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正獻戒門生曰：吾黨取輕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不識浙人何以大輕於宋。正獻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致仕，寓南京，十年薨，未常歸越。公自言：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朱子云：浙中議論，惟不欲矯激，專擇俚風，躲箭處立。

地更笑人慷慨奮發，浙文章忠義勲業，理學入明，大振，恨宋人不見我山川之靈，因時變易，安在後不跂及於前哉。

吳文肅子璟，堅挺有氣節，韓魏國亦稱之，或薦補幕府。公曰：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杜正獻門人爲縣令，公曰：子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

唐士大夫家法，柳氏爲冠，出婢至宿衛韓金吾家。

一作蓋巨

源聞主翁於廳事買綾，手自取視，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臆隙偶見，忽失色，仆地似中。



風云我正以此疾出柳宅也。因還女僧翌日而瘳。詰所苦婢曰不然。吾出柳家清族。習見禮則。豈忍復事賣絹牙郎也。宋時御史臺老隸。素以剛正名。御史過舉。卽直其挺臺中。以挺驗官評。范諷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旣去。又呼之。叮嚀教誠。顧老隸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范大笑慙謝。

郭景純知所受有限。日近婦女預知他日行刑人。卽所遇緋衣小兒。地則雙柏樹下。時則某日日中。乃遇桓茂倫於溷。何以擲劍大詫。此知數而不知理。適爲導淫亂性之助。孟觀見紫宮帝座無變。堅事篡逆之趙王倫。不識爲惠帝反正。孔熙先知江州當出天子。說范暉佐義康反。後乃屬武陵王駿。正德末。吉水舉人劉養正。以帝星耀吳頭楚尾。遂勸宸濠謀逆。不知爲嘉靖繼統。此知象而不知應。徒名喪身。赤族之慘。苟非至誠如神。安用前知爲耶。明道於堯夫數。隨悟隨忘。惟其能忘。所以爲善悟也。

祿命家言子平者。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歿。張橫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



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不知也。明初袁忠徹相術高天下，止二女，擇壻最廣且慎，一爲盜，死獄，一覆舟，死水，二女寡於家，每慷慨抵掌談相，妻必叱云：莫訛言，相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土木之變，徐武功自負能測天象，謂也先當入主中國，宐卽日南遷，以淮爲界，各守一方。太監金英與安喝詈，這厮該死，敢如此妄言，衆因斥出之。

王靖遠驥任順天尹，病甚，袁尙寶候之，神色已變，不可入口。夫人出見袁，卽云：病雖云亟，無妨大事。以夫人一品命婦也，已果愈。征麓川，膺世爵，靖遠自未死，非恃夫人力也。薄姬在魏豹宮，許負相當生天子，豹喜，因背漢，致滅，應乃在漢文帝。李錡據潤州，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生子極貴，納爲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生宣宗。河中節度李守正子婦符氏，術者聞其聲，驚爲天下母，以是決反覆。亾符爲周世宗后，婦人卽貴，果足恃哉。

胡文定性殊暴，親毆兵士，抗拒無如何，回齋作小冊，盡錄經傳寬字文，數日靜玩，出視高下，頓爲曠朗。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和易，遇逆境必加含容，久而渾



然無復圭角之露。羅念菴曾大父慶同未常以錙銖故動怒。亦未常以錙銖故動人怒。舒國裳謝馳恩。馳入吏部堂。吏噴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子督過是也。卽焚其草。王編修思年少氣銳。廣坐中指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剛劑。能無狂乎。自是斂譁辨爲質訥。

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張子韶橫浦錄。當官臨事。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

於已。呂居仁童蒙訓。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凡事貴待待者。詳處之謂。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及出大笑。

昌黎作李干墓誌。歷敘服食敗者爲世戒。及讀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迄不痊。則昌黎復以自禍。樂天旣誚昌黎。又自好言服食事。其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姦女丹砂燒卽飛。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何二公稔知而身蹈之也。張忠定煉丹一爐。不敢服。或求之。公曰。非敢吝也。此丹養火



數十年不有大功。必有大毒。求益固與一粒如粟大。其人便血不止。五臟俱糜潰。孫思邈云。藥有所偏助。臟氣卽不平。

劉向得淮南黃白法。遽上天子。事費甚繁。卒無效。詔獄當大辟。兄陽城侯入國。以贖使向卽死。何異文成五利儔哉。富韓國積黃白書一櫃。爲顯華嚴長老投火。豁然有悟。范文正受鍊銀者託。後出方與金授其子。封識宛然。胡文恭所善僧。能化瓦石爲黃金。歿將授公使葬已。公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也。程伯子蘇長公。皆得方不一試。

子瞻官鳳翔。知府陳仲亮。迫僧作黃白術。逃匿不出。陳託子瞻排闥詢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陳得之。造金治第。未幾敗官卒。

蘇子由試將舉火。犬猫據爐而溺。俄不見。術終不成。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爾。余謂仙之真者。必實有補益於世。東方朔傳。上書陳農戰強國。詞數萬言。專志用世。以自表見。其學主耕稼務本。又謂仙不必躁求。雖至蓬萊見仙人。無益。陳圖南對宋祖。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過於此。若夫軒轅



崩葬著於本紀。或以爲鼎湖騎龍焉。畱侯卒諡。見於世家。或以爲辟穀輕舉焉。王子晉火色不壽。十七歿。或以爲緱氏乘鶴焉。淮南王安謀逆自頸。或以爲雞犬同升焉。皆曼倩圖南所大笑勿齒也。

葉少蘊曰。神仙出沒人間。求遇而學之。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善人。恥與不善接。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遇仙。或告禍福。或畀藥餌。彼自類求爾。人傳顏魯國。韓魏國。歐蘇兩文忠。皆爲仙。復何疑焉。

道士司馬承禎對睿宗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何必勞心術數。又曰。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軒轅集對唐宣宗曰。王者屏慾立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明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身旣歿。不聞玉棺。天師張彥頽宅被焚。奚不喫酒。世宗以燥熱致崩而不悟。悲夫。

讀魏武樂府精列篇。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魏文折楊柳歌。彭祖稱八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後世人君。曾曹家父子不



若智愚天淵矣。

唐自武后。世世奉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皆深信之。代宗時。京師良田美利。多歸梵寺。飯僧禁中。百姓賣產鬻妻。不足供億。宋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適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莘老曰。若輩所以施錢。祇願得福。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苦福更無量乎。卽日輸官。囹圄遂空。何不使莘老作唐宰相。實福被蒼生也。

李嶠請造像錢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施散貧民。人與一緡。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方作過後。因緣豈知現在果報。張廷珪請時政。則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釋教。則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豈在鑄像。武后罷作大像。唐時亦自有人。

元大德間。尊禮僧膽巴。殊甚。不魯罕皇后。責其不能延一子壽。答以佛法如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何。順帝見馬哈刺佛前供羊心。問帝師刺馬。有用人心肝否。答曰。有之。人萌歹心。害人者。事發。則以其心肝作供。或正或諧。皆與儒者爲表裏。

張文僖昇父某。見人入寺私禱。輒恥之。曰。福自我造。今之求福者。非詩所云。自求多福者也。



皇天后土。后訓厚。又爲君上均稱。後誤加爲后土夫人。  
杭州西湖夏后祠。鄉人呼爲娘娘。裝后妃像。乃宋夏  
伯起築石堤十二里。政和中封寧江侯。侯譌作后。遂  
相傳爲夏禹。江中小孤山對澎浪磯。今謂彭郎娶小  
姑。合祠並祀。溫州土地杜十姨無夫。伍撮鬚相公無  
婦。州人迎而配之。共享一廟。則杜拾遺伍子胥爾。鄴  
中西門豹祠。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象祠。塑象垂鼻  
輪困。退之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陸  
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  
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  
容者。則曰姑。鬼神起於人心。全與鬼神無涉。



嗜退菴語存卷之八

內編

吳興嚴有毅既方著

去私

晉羊祜曰拜爵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唐周墀入相  
韋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  
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  
天下治矣惡用權李鄴侯君相造命之言當亦有誤  
福威惟辟相亦在君所造中敢云造天下命哉王沂  
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潘子賤良貴直龍圖閣宰  
相呂頤浩造曰旦夕當引入兩省子賤正色曰親老



方欲乞外兩省非所願也退語人曰用人是宰相事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受其籠絡何以立朝即日乞外補景泰初南吏尚魏文靖請致仕閣學陳循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常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循後果謫戍

柄政當國私喜私怒不能纖毫輕重五代相彘維翰語知貢舉崔棄曰孔英來矣惡其醜行也棄不

喻反考及第

與李吉甫問吳武陵酷類

張永嘉得君時教諭補

官入辭誤用折簡怒甚召文選示之會二尚書至

文選出疑相君知厚踰格轉美郡司馬後追憶語及抵任已三年高相新鄭署銓某典史故知計冊註老病對簿時高相曰甚矯健急呼之典史疾趨仆地諸長吏闔聲曰此真老病高相無以語豈春和秋肅卉木亦有不及徧被者邪洵予奪之權上與下俱未之或知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霍文敏主嘉靖己丑會試簾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爲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



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彝俱公所錄士。諄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後如鄧定宇於江陵、顧隣初於四明，皆卓然免擬議外。梁學士燾作薦士錄，意欲桃李向人開，世俗日下。桃李或化爲荆棘者有矣。夫市恩與負恩，其心皆可誅也。崔羣知貢舉，春榜得三十人，矜其妻曰：子有美庄三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掌文衡，約其子簡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嗟乎！已則負人，而又以爲市，何其謬也。

王丞相主文柄，屬意白敏中，病其友賀拔碁密通意，絕之，則得元碁造門，左右給他適，敏中躍出，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我友，相與歡醉而寢，丞相聞之曰：我意止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盧仲辛革舉童子，知杭州馬亮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公聞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纔十六。公德清人陳叅政良謨治易稱名家，廖守以闡事屬歸安武令，且代之贄謝，弗往，守弗擇，後果出令門，始大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公安吉人。

東坡知貢舉，緘簡送李方叔，楊維優於劉向論，方



叔他出章子厚二子竊窺驚喜攜去援得魁持第  
十坡大歎恨作詩送方叔歸平生漫說古戰場過  
眼終迷目五色李母歎曰學士主文柄汝不成名  
復何望哉汪玉山知貢舉心念舊知訂會富陽蕭  
寺夜分連榻密語冒用三古字得之非其友也深  
責相負友指天誓以暴疾不獲就試玉山詢得者  
則假宿某寺見廡下塵棺惻然動念是夕女子見  
夢囑冒用三古字必獲因以入土爲託頃往葬之  
矣

程明道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臣不能也王懿敏素

魏國季子

爲諫官言人材

難得無事時當爲朝廷愛惜陳敏肅成弘間都給事  
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  
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張給事寧請用李秉爲兵尚書  
王莊毅掌內臺以奏草示李文達李曰言官薦人但  
言可用豈得預擬官職鄒忠介曰論一人當惟公惟  
平毋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

萬曆末內閣李晉江廷機

諡文節

云近世君子除却

建言別無人品其爲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  
雖有激可覘世變朱山陰賡

諡文懿

更以輔相爲苦



海謂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階前列不  
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諄語橫加卽藥文忠向高  
亦慨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業  
業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芴  
觀繼而佐鬪又繼而操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  
跖朝夔好莠自己國欲無亾得乎

慶曆四諫力引石守道范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  
聞然性好奇異必以難行事責人君引裾折檻叩頭  
流血無所不爲至上春秋富無失德政事亦自修舉  
安用是諫官范景仁極論青苗金陵讀疏手顛逐之  
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愀然曰君子言聽計  
從消患未萌無智名無勇功天下得陰受賜若舉世  
受害我享其名獨何心哉

諫官好奇異由於好名好名不至極奇異不止於  
君德民命奚補一則曰至上無失德一則曰天下  
受其賜豈有一己之私哉後世拾遺補闕苟知好  
名必羣以真諫官歸之矣

陽明居喪或客至不哭張陽和疑之先生曰凶事無諂  
貴於由衷非因人加減人情作僞卽父母喪亦用此  
術毀不減性哀亦是和陸清伯澄聞子病危憂甚先



生日父子至情自有中和至正過卽是有所憂患清  
伯歸安人荆川開府維揚龍谿告之曰子遣將有所  
稟辭未盡卽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攙入意見心便  
不虛將請施爲卽引古事業自家圓明反被凝滯攙  
入典要機便不神議未合定睛深思認作沉幾研慮  
己攙入擬議安排有時奮掉鼓激攙入氣魄有時行  
不測賞加非法罪自己靈根搖動不論勢所便地所  
宜令如法措置未免攙入格套只宜虚心應物使人  
各盡其情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方是經綸手段口中  
十分明白紙上十分詳盡止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

劉念臺曰人臣徇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今絕人情  
以徇一己之情反謂無情面可乎情面與人情不同  
人情本乎天而致人雖拂天下公議以就一己而不  
爲私情面去其心而從面卽忍一己之私以就天下  
而不爲公此爲藉口自私者發蔡虛齋自箴曰善愛  
其身者能以一生開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  
之休本天致人之謂也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  
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去心從面之謂也楊文貞  
曰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余肅敏曰  
人臣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計



高宗諭趙豐國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  
治道知司馬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爲諫書爾其  
無私一也歐陽文忠修唐書專任紀志若列傳出宋  
景文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不能一詔公刪革列傳  
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  
意遂一無所易書成奏御御史白舊例止列官高一  
人姓名公官高宜書曰宋公列傳功深爲日且久豈  
可掩奪其功於是紀志書公列傳書宋宋喜曰文人  
古不相讓觀歐陽不自私名真可作相

韓魏國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  
爲天下知非宰相器正與二公對考

通考陳氏曰列傳用字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卽  
紅勒之軋苗也歐公臥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  
如此亦未易及也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  
然則列傳不署名銜抑借以自表異耶

王編修思不爲酬應文曰美其詞以悅人吾才所不能  
以美辭而變是非吾心所不敢謝文正初入翰林御  
史其驟陞都憲臺中請公文爲賀公曰是人素不爲  
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楊升菴成滇中布政聘  
修雲南通誌鄉大夫持萬金欲冒嗣潁川侯覲世爵



公堅執不可。

唐荆川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曰文何不以用世而以媚世皇甫湜為顧况集序未常輕以文一字三縑其矜負然爾湜為顧况集序未常輕以文許人為裴晉國碑文正可無愧非贖貨也子美詩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淡味可詠陳簡齋詩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古名錢曰刀又從二戈從貝從幾則為賤痛快不磨文士皆當書座右。

戚大將軍繼光紀效新書自可傳求序於王元美千金百綵為贄汪伯玉銘人墓新安人批駁翻刻

恥其事何可令荆川見元文士王磐閻復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王拒弗與閻為桑哥立輔政碑哥誅閻連坐以文媚世者果終利益否耶

文人贏橐金多諛墓中人所自得自蔡中郎後負斯慚者多矣裴均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撰先銘辭曰寧饑死豈能為是劉又聞昌黎能下士步行歸之賦冰柱雪車二詩坐盧仝孟郊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爭論不能下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如與劉君為壽文人以此多金濡毫時疑有鬼氣安得生千百劉又徧攬以授不識字愚夫也



南唐韓熙載謚文靖江南呼爲韓文公宋世昌黎祠誤取熙載畫像以塑退之肥而寡髯熙載面小髯美至今爲笑余謂退之實不逮熙載鄭權貪鄙節度廣州盡以公家珍寶酬中人兩見唐史退之送行詩敘侈陳權功德可稱道貴而能貧爲仁不富之效京兆尹李寔方大旱聚歛徵求勇於殺害民多袖瓦礫遮道伺之見退之自著順宗實錄上書則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閣下者不雨百餘日賴其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李愬李愿兄弟也送愿歸盤谷序諱其婪敗推許太過

平淮西碑又抑愬功熙載作嚴續父墓碑但敘譜系品秩略不道事業續請竄入熙載悉返濡筆之贈

范文正居蘇堪輿以吉地密進云出狀元宰相公曰吾家已貴可遷爲學舍與鄉人共之文待詔門渠沮洳俞中丞過其廬以形家言謂通之可得上第先生堅謝懼損旁人居一旣貴而推以利人一未貴而不爲人害大道爲公與天地同量福澤亦與天壤俱永黃文簡淮葬父鋸高氏墓碑之半高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鋸爾



王端毅守揚德公者壽以千金雖却之未能忘終夜不寐念一動卽大呼曰主恕汝何得起此念如是數四比明遂息劉忠宣長粵藩官庫例有羨餘不登記册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乃大聲呼曰劉大夏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事沉吟許久誠有媿古人悉附簿贊皇奇章非唐之黨魁乎奇章黨楊嗣復李珣二相得謗上使中使就誅贊皇力救得免韋溫論事侃直遷禮部員外郎或以牛黨間之贊皇曰是人堅正中立君子也范堯夫大小蘇皆力救蔡確卽司馬君實亦極喜之

崇寧黨人碑三百九人旣首司馬光矣復以章惇爲殿特加爲臣不忠四字葉祖洽對策推新法擢第一李清臣獨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亦與黨人呂大防劉摯列黨碑宐矣黃履楊畏劾竄呂劉正人而太之反並列焉小人喜怒出入自戕其類真難直訊

北史王思政都督荊州繕修城塹得黃金三十斤各佐吏示之曰人臣不宐有私悉封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姚兵尚鎮總制三邊延綏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隣訟之瑾供隧道數曲巨室三楹金銀積千萬



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左右請上聞，當得峻擢。公謂瑾一農夫，天賜不可奪，斥訟者，厚封其地，絕後患。龔祭酒用卿，大父某避亂山行，憇欵石展側，發得藏鏹，甚厚，曰：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筭。吾幸免流離足矣，遽掩之，適賊攫人求金，遲卽殺以徇。因次第出前鏹贖之，援免三十餘人。徐孝祥見樹根石甃，啓皆白金，覆藏而固封識焉。後三十年，歲大歉，出金收糴，全活不可勝數。

王沂國故人求齊州，公曰：已有差，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但於私便爾。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易前命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彼與此，則彼物失所矣。尹翁歸任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其郡人也。欲託邑子，兩人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

王裒門人爲縣所役，裒曰：汝學不足庇身，吾德不足蔭汝，乃步擔乾飯，見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整衣出迎，裒下道，磬折立云：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去。令卽放遣，婁師德營田梁州，鄉人犯贓，衆謁請救，公曰：犯國法，卽某子亦不能捨。明日宴會，語都督曰：聞某鄉里犯法，素不識



但與其父小兒時共放牛爾公勿以某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公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與一椽槌餅日童作飽死鬼太都督捨之開後世干請法劫之不得不從又若無意私孰甚焉

去矜

古人才智思慮日出不窮乃欲矜一人弋獲盡天下之機張必無之理也陳平奇計者六至呂氏亂燕居深念惟恐禍及己陸賈教交驩太尉又爲畫呂氏數事卒誅呂以安劉豈非賈智謀出陳平右乎張華博物

洽聞世無與北斗間紫氣必待雷煥辨之嵩高山竹簡科斗書非問束皙不知漢明陵中物唐治財穀孰不推劉晏晏歿入益耗順宗以李巽爲使一年所入如晏最多數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程屏計畫更精於巽晏不及巽不及屏經世之學其已試而效不傳於後及未試淹抑無聞者時代遞遷斯人安在

薛文清曰聖人以道理爲古今人物所公共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又曰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分定故也



高忠憲曰。貞之時義大矣。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冬萬象寂然。大智之人。纖毫伎倆不形。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於此。至哉言矣。

王球不妄交。門庭虛靜。雖通家姻戚。未常在來。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愛遇。謂曰。卿欲作士人。必得就王球坐。可稱旨。就席。王舉扇搗曰。若不得爾。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紀僧真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請曰。臣微逢盛世。階榮至此。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敎謝瀹。可自詣之。僧真承旨。

詣敎。登榻坐定。敎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世祖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江左習氣。卽天子亦沿染。波流。王僧達謝靈運。竟以此敗。唐王毛仲宴客。不能致宋璟。雖以上命臨之。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以明出朝廷。賜飲不盡。卮遽稱腹痛歸。秉禮守正。不可犯矣。

魏沈介舟行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易粟。姚覆鹽。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爾。弗與已矣。奈何惡言辱之。晉王修齡貧乏。陶範遺米一船。却曰。修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範不受已矣。以不屑。



詬之爲已甚矣。人已間遇事可否，以理裁之，可以氣加之，不可。

唐高東封至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何名，帝丘不能對。許敬宗躍馬前曰：顓頊居此，故名。退語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竇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善其言。武宗閱文獻通考，問注張何星，欽天監不知。翰林相視愕然。楊升菴曰：柳星也。周禮註注味也。鳥喙爲味。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

史記律書西至於注漢

書天文志柳爲鳥喙

同館驚其辨博，以此取忌。

洪景盧翰苑一日草制二十餘語，院吏曰：蘇學士敏捷，誠不踰此，但不曾如是。院吏曰：幼時見蘇學士敏捷，誠不踰此，但不曾檢閱書冊爾。洪赧然悔，對客言及人，不可矜也。肅王樞借沈元用使金，館燕山愍忠寺，見唐人碑，偶麗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朗誦一再。肅王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追書闕十四字，肅王盡補其闕，又改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

蕭穎士十九登第，自恃三教無不該博，褊躁忿戾，止一僕杜亮，決責動至瘡折，侮紫衣老父，不知爲



王尚書翌旦造謝責曰子負文學名倨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

明布衣沈鑿力古博學家居食貧或問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多無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鑿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斯語亦有病伊川云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尹彥明從學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曰公既有聞如服烏頭無以制之藥發而患生矣况沈鑿學問止記誦粗淺何關實學聞見乎力古博學到處置筆硯無論左太冲三都賦全無緊要卽張子著正蒙明道猶嫌其不熟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世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世多襲其語柳子厚本法國語乃作非國語歷詆疵病東坡嶺外特喜子厚文與淵明並稱二友北歸與錢濟明書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比小人無忌憚殆爲國語報怨劉章江端禮虞集俱作非非國語後人對以反反離騷楊用修博極羣書後有正楊又有正正楊旣踵事以增華遂操戈而入室文人輕古自矜勢有必至闕疑焉可也

通天地人曰儒士人立志必以三才洞貫爲要歸有士志然後有士習致君福民時亟需之故曰儒者需也



易雲上於天需天下待其膏雨也。儒行首章待聘待問待舉待取其自立者無待或藉以立恆若待之也待之未至則應之不苟恆若需緩者儒爲需兼此二義洛陽年少甫覲天子遽思痛哭其後吊屈賦鵬不啻涕零昌黎三上宰相書一見蠻烟瘴雨甘上功德表其詩曰自從牙齒折始信舌爲柔剛氣挫辱殆甚兩人初志急進不堪少抑遂及於斯

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僧虔與齊太祖論書又云臣書第一雖由主度不同恐非對君語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第爲畫籌此乃遠器

梁武與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欲治罪徐勉固諫而止劉峻博極羣書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問峻請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用宣和中祭居安會館職食瓜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識者謂必不能安數日果外補

沙門訟田梁武大署曰貞有司莫能辨劉顯曰與



上人帝忌出之。曹操署合字。楊修曰：人一口也。修  
出行，逆爲答記。勅守舍兒曹公令出，依次通之。如  
是者三，操怪其速，廉知狀，於是忌脩。

薛道衡死，煬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  
又曰：「更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唐楊衡以詩名，  
或盜其詩登第，盛怒詰之曰：「一鶴聲飛上天在  
否？」谷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衡吳興人

孟東野有悼楊衡詩

惟舉世忌才，故才尤不足恃。王文肅曰：「今見人有才而  
忌甚於有仇，思報之也。士不幸驟當盛名，雖損却過。」

恆分猶適當平等。張九齡謂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從五溪不毛。陸贄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  
卷，卒遭坎壈。死不信張陸之賢，猶蹈此耶？始安之瘴，  
忠州之行，或亦伎心獲譴，以告負才難居，併思生才  
非易易者。

梁安城王蕭欽文與河東柳信言敵，柳聞欽卒，抱  
一脚跳叫曰：「獨步來，獨步來。」黃魯直聞東坡下世，  
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柳奚足責，山谷何至是。  
伊川曰：「人有不幸三：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勢爲  
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柳玘戒子弟門



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父祖，可畏孰甚。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故不可恃。膏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恆人爾。孔明甚重張裔，自吳歸，卽以爲丞相府長史，事皆諮之。北征奉命，軍前白事，出成都，百官餞送，車數百兩，都邑趨走如丞相，寄書所親曰：「因丞相長史，故令張裔男子將迎，酬答疲勞，欲死於裔，何有哉？」廬江何尚之，遷吏部郎，定省歸，傾朝送別，父問之，答曰：「殆數百人，父笑曰：『送吏部郎爾，非干何彥德也。』」長沙朝士還鄉，鼓吹迎客，意氣滿盈，問執友近誦何詩，答以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朗詠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明日賓至庭際，聞如。

漢汝南公族袁紹，與許劭同郡，還鄉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隋豪族崔謚與李德林同郡，還鄉，雷滅騶從，曰：「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孤槩獨行，士力乃踰於權勢，然則移風易俗，豈非士大夫居鄉任哉？宋太尉呂惠卿赴延安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過程正叔門，寂無所聞，道傍多不知，正叔後聞，歎其馭。



衆整肅材何可掩。

宋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許抗聲自陳

天子擢寘上列。

歐陽永叔猶不免從衆

范景仁獨甘默自如左

右屢趨之不應唱至七十九人始出拜退就列自是

士以自陳爲恥張忠定詠試大名既首薦推張覃第

一蔡文忠齊試萊州既首薦推史防第一薛簡肅奎

舉首推與里人王嚴而已下之宋優士至矣士亦風

尚恬退不欲先人上下交成其美若唐劉蕡下第一

榜無色各讓職以旌蕡近代士氣所無亦令甲所不

許也。

羅文毅及第後上叔父書曰祖宗父兄願好子弟謂名

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天壤爭久足以安國

家奠蒼生垂後世若僅求安飽習勢利是惡子弟非

好子弟也是在教就成天地完人若爭田占居所損

甚大不過遺自己之子父母愛子孫一也奪父母之

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心也沈少林懋學及

第王龍谿致公兄某書曰羅念菴登第其家寂然無

所加減羅康洲張陽和事從省約鄉黨狎如儒素君

家累世好修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如張皇開拓

徒爲庸流所歆達者所歎令弟在京望盡去格套寧



靜澹泊益勉於學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篤祐而綿福也又致公書曰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今正轉身大悟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掛牽耶丈夫置身天地間自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已也望深信密體使學問日顯日孚於衆擔荷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慰爾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父執趙彥端德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忠定拱手受教羅文毅謂吾十年方去得狀元二字較然不欺如先生方敢自信若是之久亦難矣哉

鞠詠以文受知王惠獻化基王知杭鞠擢仁和寄書及詩謝平生獎掖今更得文字相樂王不答略不加禮課執事急鞠大失望專修吏幹王入叅知政事首薦詠曰詠才不患不奮憂氣俊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楊東山自言初筮零陵主簿叅趙太守謚趙冠裳端立堂上某庭趨揖上堦稟敘立迫交割徑入更不延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父誠齋欲棄官歸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當在此後涉歷稍淡方知公善教人朱徽國云子弟初出仕宦須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有益



陳仲舉之待孟博亦是此意郭有道不知也。陽明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繫之蓋軍法也。陳生者將從受學聞曰是且威鄉里遂去之。陽明頗悔大減導從去尹直誣白沙出都城輒乘轎張蓋列槩開道無復故態張侍郎元禎載憲廟實錄幾不得從祀。

范忠宣薨朝廷賜墓碑額曰世濟忠直唐君益知穎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子正平正思請曰上賜刻於螭首揭於墓隧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觀非朝廷意也。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流俗所

尚識者所恥不獨吾家爲人誚公亦寧逃指議李端叔見唐公曰胡文恭知蘇州出蔣希魯門卽其里第表爲難老坊蔣公不樂曰俚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文恭退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之德蓋所畏其識非吾所及也。君益聞其言遂撤去之。淳熙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楊彥瞻守衢揭坊表廬二公各以書謝且辭焉。彥瞻答云吾鄉昔有及第歸者往來觀賀闔路駢陌獨隣居一室肩鏹遠引若避寇然愀然曰所貴衣錦榮者謂得時行道庇吾里也。今名愈高官愈尊。



用心愈謬。居日以廣隣。日以促。是可弔。何賀爲。吾謹書以勵交遊。今揭扁獨異尋常者。僕望執事亦異焉。所冀進德而遠器也。二公爲悚然。

去愆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侍婢老且陋。怪其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勅國封。以吾意市二少婢。文節歸第。婢拜於庭。從容謂夫人曰。二姬守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懇奏呼父兄折券。并衣飾禪之。楊文貞夫人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中宮有慶事。聞公無命婦。名其婢至。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

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曰。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荆國吳夫人買妾。公曰。汝誰氏。對曰。妾夫軍將部。運米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夫妻如初。盡以錢賜之。溫國未有子。清河郡君特爲置妾。公不顧。夫人疑有忌。命俟我出。盛飾入書院。公讀書。自若。妾取一帙。問曰。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巡退。

陳相執中。嬖妾笞小婢死。舉朝交章論劾。

趙廣漢與魏相

有隙以婢死大臣而溺閨房寵昵。鮮不受其敗者。

詰責其夫人



夏相貴溪久司邦禮為嬖妾蘇氏冒繼室請封蘇  
父名綱少女適曾石塘銑稱僚壻綱出入兩家傳  
石塘復套之說貴溪大喜至其策綱益自負與御  
史某通賄作奸分宐已刺其陰事貴溪不悟安度  
河套可復作漁家傲一闕黃泰泉至示之索和黃  
有千金不買陳平計句蓋諷之也夏大詬詈逐之  
三日而難作張齊賢亦宋名相貪故相薛居正子  
婦柴漁其貨色至與向敏中互問於  
朝兩致坐責貽笑  
後世賢者不免  
王忠肅張夫人密置一妾逾半年方從容敢言公怒云  
汝何破我家法毅不容見具銀幣遣之妾在室不宥

嫁公八十四卒衰服奔哭公子矜畱養終身韓忠定  
年五十喪夫人子輩數以續膠併小星請言及輒怒  
云我年至此復何為哉獨處一室雖使婢不容入冬  
寒命幼孫溫足教念書作對句鎮江靳翁踰五十無  
子夫人鬻釵梳買隣女侍俟翁館席歸以告翁頰赤  
頰首夫人遽出扃戶翁踰窗出謂夫人曰汝用意良  
厚我祖宗亦感汝但此女幼時我常提抱願得良配  
豈可以老病辱遂謁其父還之踰年夫人自受姪生  
子文僖貴

陝西袁公某被闖賊父子失散子身寓白門以價



三十兩得妾少美。初夕背燈哭不已。詰之言家貧  
餓。夫求死賣身活之。情不禁痛傷。公惻然不忍犯。  
次早更以百二十金。同婦送其夫。夫婦對泣。誓覓  
閨媛。祝早得子。至揚州。遇牽十二歲幼男。秀慧特  
甚。索善價。無能售者。姑買事袁公。卽所失子也。

劉祭酒崧。副北平按察。攜一童遣還。孤燈半榻。讀書不  
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溫顏  
詞。見者凜然。王端毅撫雲南。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  
給乳荳二塊。菜一束。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  
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人皆錄其詞。焚香禮

之。朱恭簡英督府久。衙齋獨老蒼頭二人。白沙稱入  
其室。神爽頓清。如夜登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  
楊僉院繼宗。踰壯卽獨居。知嘉興九年。一老僕朝夕  
如旅寓然。飯兩盂。蔬兩豆。夫人自鄉來。閱三日促歸。  
宦成還家。居宿客堂。蔡文莊夙厲清操。獨以絕慾爲  
難能。歌公行自勉云。

孔明擇婦。得阿承醜女。自是特見。嚴道徹。年三十無  
子。二妾陋。姻家侍女及笄。未畜髮。病瘖。無收者。道徹  
惻然。使蓄髮納焉。曰。我豈爲牀第歡哉。妾陋則易役  
耳。父文靖公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三妾皆舉子。多



重胞吳次魯年五十餘止一子弱妻私買妾入門則  
廼婦也醫云不可治妻責媒氏改遣次魯曰我等既  
爲人誤豈可再誤他人且一出吾門更無生理畜而  
治之愈竟有身長子歿遂得似續

元德秀因善全兄弟矢志不婚族弟結曰大夫六十年  
未常識女色其時陽諫議城與弟堦城皆終身不婚  
天下有怠情釋累如此者哉兄弟俱不婚先人何由  
得祀是不可立教陳圖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  
從之六十歲卒邵堯夫強仕始娶其詩曰我今行年  
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劉元城四十外絕慾不動

念高忠憲無二色四十九絕夫婦之愛至六十受命  
曉暮馳驅寒風爲衣霜月爲餐籃輿爲室從無疾病  
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蓄媵張  
不欲絕人情買一婢伺臥起自是各稍稍置姬侍四  
年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趙豐國憐關  
永堅趨承久丐官淮上貧不能辦行欲質息女隨給  
所需却其納女力請不得已畱之永堅解秩還公一  
見語云爾女無恙助資費囑求良配遂歸宗室汝霖  
女言屢年月侍丞相巾櫛及嫁尙處子也

王魏國儉約無姬侍不許家人易沈氏銀器真宗



爲買妾難逆上旨。姬侍既具，遂求沈氏前器用之。如素有。杜祁國兩帥長安，初則宴飲簡薄，倡伎不許升廳，布以爲飾。及再至，筵會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褰肚勒帛。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蓓作詩。朱子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永嘉周畏菴旋父某館某家。主翁召飲，佯醉使妻侍坐，因鍵其戶。公父愕然遽起，不少留盼，妻叱婢啓戶出。太守夢迓狀元略如王公海日事。吳文定少館富家，主幼母在堂，有女方笄，窺公遣親婢通意，公卽託他故解去。沈巡撫桐訓蒙孀婦家，婦夜奔之，峻拒得脫。次日卽歸，婦懼語洩，備禮敦請不赴，又挽其兄往促，終不從，亦終不言。公字觀頤，歸安人。

茅憲副坤，弱冠遊學，師事錢應揚。錢婢慕公，更淡至書室呼貓，厲聲斥之。婢笑曰：我非呼小猫，乃呼大茅爾。公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必不就，勿再來也。婢曰：我思君非一日，君不憐，有歿而已。慚恨去，果投後園井中，水涸得不死。主人急別嫁之。陸文定辛丑計偕，郡守王公華



夢城隍庭下。皆保陸善人。名外父李。問汝壻平日何爲。對曰。曾於邪色不苟。

羅文毅鄉薦後。至蘇州。夢范文正來謁曰。子某年某樓拒奔女事。已感動太清。狀元屬子矣。因遺之詩。吳文恪業醫至南京。隣嫠婦少美。夜穿壁奔之。公亟排戶。冒大雨出。明卽遷他所。黃按使潤玉。少貧困。流徙京師。富室招同賈。寓宿其家。聞止一女。急辭之。又先以遠嫌自處也。

江陵相大父以醫著。貧不受遺。活人數萬計。徐某久病不起。治之。妻少艾。語曰。良人病久。典賣俱盡。願以身與妻。願污以身。俱辭色。抗厲不以艱急亂節。

曹武惠克成都。所部獲婦女。公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焉。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以嫁。羅城使程彥賓攻遂寧。或以三處子獻國色也。曰。汝猶吾女。豈可相犯。手封置一室。旦訪父母。畀之。皆泣謝。願公早建旌節。曰。旌節非所望。得死無疾病。願足矣。年九十七。端坐而逝。曹文忠肅先以乙榜授學正。改泰和典史。捕盜獲女於驛亭。艷甚。意就公公。



奮然曰處子何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鼎不可四字既就寢度不能自持起繞室行復書之凡數十紙終夜不輟比曉名其母家攜歸

丁修撰顯避亂雲谷男女屯湧林莽間如別閩閩指示儕伍曰是谷內寬外密故能倖全吾等倘守身不密人得窺之避禍無門矣鎮海汪一清嘉靖末遭粵寇爲所獲俄執麗人至則同學友妻也給賊曰此吾妹請無汗以待贖不則俱碎首於此賊并汪與婦閉置空室匝月始贖歸終不亂

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執友鄧託以殊色小鬟爲某主事所買妾秦弗敢諾鄧作色再四勉從命數千里同飲食起居夜納帳中至都主事意極不悅踰三日始特謁謝作柬報鄧亟稱付託得人慈人馮景茂途遇雨一婦哀求附傘馮曰雖不忍爾霑濕然嫌當遠委傘與之自跳避民舍後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蔭題曰休休亭

趙清獻悅一伎已呼令入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廼呼吏語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卽嫁之公或意有屬至撫劍自誓且奉父母影像懸帳中垂崖亦然陳文定過襄城伯



李隆畱宴出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常游目以拇指  
掐中指自持握最緊翼日指甲痕猶在恐失色於人  
也。

李晟以禁旅救蜀悅營妓高洪張延賞帥蜀爲地  
主追而奪之失使將歡朱泚平欲用延賞晟表其  
過惡遂寢後晟爲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  
薦延賞爲相且爲子求婚不許晟懼文士難犯延  
賞因吐蕃請和反晟言而間之使諸將解體勅敵  
得志歐陽五代史稱錢氏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  
至雞魚卵殼家至而日取錢氏子孫私載文僖公

守河南歐陽任幕官文僖張宴名客文忠與妓久  
始至文僖數責妓又屢諷文忠故十國世家淡肆  
詆誣似歐陽以妓隙曲筆洩憤則不然也歐陽作  
河南司錄張君墓表淡服文僖善待士終身德之  
弗忘升菴丹鉛錄竟以爲六一罪案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珠爲崇歿喬知之以綠珠  
詞寄碧玉玉爲知歿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  
烟烟爲象歿妾婦有情遞相感激乃車騎補闕之  
禍不旋踵君子猶不以彼易此况此等女子間世  
不多見乎何恢寵妓張耀華阮佃夫頻求之恢曰



恢可得此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諷有司以公事彈恢，難作耀華事。佃夫終身不少顧，無行婦人何可量計。退之作歐陽詹哀詞，稱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爲慈孝最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詹溺太原妓，未及迎歸，在京師愆期而妓疾亟，割髻付女奴授詹，一見大痛，亦卒，以是斷不孝。

其集

有發太原寄所思

嗜退菴語存卷之九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守職

唐宋初相臣不自有其功名，厥後相業日著，各與下競能。而唐宋衰，明初相臣特自見其功名，厥後相業日墮。舉朝廷大政，遠嫌不敢與聞，明遂不振。房杜相久，史無可書之績，征伐推英衛，諫諍讓王魏，文章遜虞褚。二公唯提挈綱維，調劑道化而已。宋李文靖秉鈞，中外所陳事宜一槩報罷。呂文穆諸子曰：大人居相位，人言無能爲。公曰：我誠無能，止一能，善用人。爾韓



魏國立朝曾魯國公亮謚宣靖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自決之論唐宋者紀其盛而所由衰不勝書明不設相乃三楊事業無所不專相權至江陵而極卽邊事言之區畫疆域如視掌某部落今將往某地防某入某邊必預戒大帥駭不測如嚮福清遇邊臣上疏必手答之後柄國者止發一名東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宜與得君或許其隱庇邊臣力辨向不與邊臣通書若謂兵餉勝負機宜非閣臣所得知雖時勢實然何以能國論明者紀

其衰而盛自見矣

文皇北征命夏忠靖輔皇太孫居守兼掌六部都察院事京邑諸司草創旦入朝獨近宸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梁端肅爲戶侍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許太宰獨薦公堪任陞尚書本部不數月上手勅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公卽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留俱出獨裁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上命公兼掌刑部印數日備得隱曲擬罪各當上



喜曰得尚書如材十二員朕無憂矣

韓魏國居外心常在社稷身老而心益篤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綱紀則終日不食富韓國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過於中書二十四考王端毅好善惡惡原本至誠憫時悼俗有甚護疾身雖在外志無日不係朝廷自淮陽撫南畿全活億萬計愛君憂國心發於天懷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櫻觸忌諱生死以之不但終日不食已也周文端毅然天下已任事或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寬逋負緩征歛裁冗食四方災傷告者隨覆奏蠲之屬吏務刻爲功必下其

考人嚮慕爲惇大寬平之政李文靖不用浮薄喜事之人主魏國每動民力竭矣之念公殆兼之

馬端肅自本兵晉冢宰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思武備行內計人才直與天行同量王忠肅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所當行者寢食審處坐以待旦故楊文敏不取二疏學老氏言以爲身謀余肅敏戒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地沈端靖節甫言人辦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胸而後可論天下事公烏程人



正德初許襄毅進掌銓政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  
抑奔競杜請託尤嚴選法之公王端毅後一人而已  
卽賄逆瑾致囑者瑾亦難之其後大選掣籤法實始  
孫太宰丕揚因內官請託難以從違一時傳爲至公  
于文定曰古人見除吏條格却不視以爲一吏足矣  
奈何衡鑑地自處一吏之職無所乘成至人才長短  
各有所宜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  
道里遠近各有所準廼以探丸之智爲挈瓶之守從  
不聞此法比魏薛琚駁崔亮格制義均雁行次若魚  
貫執簿喚名一吏足矣與文定正合趙忠毅曰掣籤  
初行遂有造籤法討缺無不如意荀卿云探籌投鈎  
以爲至公上好私曲則百吏乘而得偏公主計靜坐  
篝燈精心參酌蟲巢於耳繭成不知

黃文毅爲文選郎謝文肅鐸稱之曰見公喜則知賢者  
得進見公憂則知小人不得退林子仁論選曹上欲  
以其心通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選人與  
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  
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  
天下人之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胡主事憲仲從  
鄭端簡學端簡官考功上書曰無使人知吾好無使



人知吾惡無使幸者德我無使不幸者銜我好惡彰則迎合實繁德怨樹則好還叵測

真宗命陳三司使恕其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諾而不進屢趣終不進執政詰之曰天子春秋富知府庫充美恐生侈心宋商丘縵從司徒秉銓石東明星代之待漏同坐欣然曰查出某省美金若干可供國用宋公曰朝廷錢穀寧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贏溢數或生侈心不如畱彼終是國家之用二臣從錢穀格君心得周官微意不特蓄而不用得理財要法也

霍文敏韜命六部具大數揭帖置黼座朝夕覽觀使君心昭然惕然思制節而變通之江陵進戶部出入數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兩零六年僅三百五十五萬兩零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兩零六年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零已多四十萬餘金矣質該部云諸省請畱蠲免不時奉旨取用屢下是以入數減出數溢也甚憂不可繼請置坐隅時賜省覽卽一部而六部異同何一可忽

劉忠宣奏光祿冗員旣多經費何出所殺牲口無筭旣損民財又虧物命孝宗惻然令汰冗員禁賒取減牲



殺艾光祿卿璞嘆曰東山此奏歲省銀八十餘萬時

設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又弘治最慎名器然傳陞七

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百六十三人馬端肅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

皇莊地悉予民而收其賦為太后兩宮用革中貴至

莊者楊文忠當武宗大漸承制專斷二十七日定策

迎世宗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為數十四萬

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正德蠹

政頓盡

善理財者如運水火焉身立水火外斯收既濟功身入

水火中則有焚溺患用國財易於濫用家財易於嗇

韓魏國視家資如國費曾魯國視公帑如已有李文

正東陽東祀歸以所見喻下情節用度如閘河節一

分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積一分下有一分

之利

明初上舍任左都掌院群忽之約二三新差請教掌院

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巡按凜

然海忠介陞南右都以五城兵馬若有司民事尤關

切釐革其隱抑不平之政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

都人塗傳巷誦大僚至丞郎無不怵怵奉法初不苛

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李文忠講日必竭誠盡敬冀有感悟人擬范純夫倪文毅以古義傳時事爲勸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范祖禹景中允越宿齋沐覲感動以進其忠孝宗方勤學謝文正務積誠以開牖聖聰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上春遊後苑王文恪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爲罷遊召所幸李廣戒曰所指殆爲若等呂文簡經筵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申文定神宗朝勸講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張諭德元忾侍金華歎曰明主方孳孳嚮學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迺宸聽非夫也嗚嗚然盟心待對祈必感孚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諸文懿大綬屈進講必先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五閱寒暑如一日所著經史講議涉理亂幾微真摯詳盡言人所不敢言

內翰清華願與其選盡其職者周文襄求與二十八人之列肆力進學申文定旣入翰林念政機所出主者多濶畧下吏因緣爲奸集攷一代因革列爲定例事無不覈問無不對旣入其選悔不出外者曾襄敏棨及物爲心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



見陶文僖大臨以開局未得親民何修而可章文懿  
恨不作臨武知縣好救百姓堅避不赴翰林選者劉  
忠宣曰窮時見府縣政事輒思吾做當如何行如何  
罷登朝不得親民官非素志也官大司馬猶言能至  
今日皆藉叅政布政力張簡肅敷華戴莊簡珊俱志  
習聞民事力辭館職與忠宣同後皆以政事稱名臣  
宋內外制不給俸楊大年億學士久家居請外辭  
表千餘言有曰虛忝甘泉從臣終作若敖餒鬼從  
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甘餓不樂出外者錢  
明逸出爲泰州怏怏不事事韓魏國謂曰已雖不

足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鄺子元補外十年不得  
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願外與不願外二者皆  
俗情也呂頤浩怒趙豐國移之翰林公引司馬溫  
國故事不習駢麗文不肯就職斯有特見

杜起莘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等事若有畏姑言  
次二是欺自心不敬其君者也朱子謂必天下第一  
流人方論得天下第一等事凌忠清義渠文爲士則  
行爲世範筮仕卽凜去就秉中介立九載諫垣律已  
以廉格君以正議事以恕陰調其偏黨不事矯激糾  
彈不避權豪而與物無忤所論必天下第一等事殫



智矢忱洞矚幾先利不遷威不怵犯顏敢諫乃能臨  
難造次堅決不渝爲有明一代偉人信哉公烏程人  
周文襄手一冊記日行事纖悉不遺雖陰晴風雨必詳  
載民告糧艘失風公詰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入  
率妄對詐不得行石彪鎮大同獻捷盛陳斬首梟於  
林木岳文肅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  
梟於何所始驚服

宋蔣順叔發運江淮漕行絡繹公署前立占風旗  
日候而置籍焉令諸漕綱亦日記風便逆運至取  
日程曆合之責其稽緩者文襄亦自有本

政有行一邑不可行之天下者金陵知鄞縣起堤堰決  
陂塘爲水陸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  
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又有宜此郡易地則否者唐  
崔郾觀察虢州經月不答一人後改鄂岳則嚴法峻  
誅一不貸曰陝土瘠民勞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  
剽雜以蠻俗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也柳仲郢拜  
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尹河南以寬惠爲尚曰輦轂之  
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善養惡可類乎劉安世父航  
知虞城多盜知犀浦民馴寬猛不同皆治

真宗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右正言劉燁對曰凌



策在蜀值歲豐得以平易治之。王曙諡文康值歲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是又一地而兩治也。

周臬長新巡屬縣。易服入觸怒縣官。繫獄。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自獄申出。縣官恐懼謝罪。竟按黜之。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穀高大父溪亭先生。令分宜。大荒停輸課。部使者按逋賦。勅書峻甚。咸爲公危。公怡然曰。歲尚未登。豈以一官一身失信百姓哉。部使行縣。公自繫獄。請唯命。民聞以逋累公也。爭先輸納。縣門夜弗能閉。賦遂全完。反奏最。

方公克勤知濟南。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誠禱則天無不應。便民而事無不舉。郡最繁劇。民孚化。久益閒靜。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海忠介將令分水。一長鬚。一竹簾。驀至城下。傳語得肩輿出迎。啟簾着衣冠入。以簾付庫吏。長鬚拜階下回矣。五閱月而廳事閒寂。命六曹吏歌詩自娛。入主戶部事。寄居僧舍。出門未嘗有輪。僧入視。惟故袍一領。穀高大父溪亭先生。歷官內外。不以家累隨。亦不居解舍。惟後堂設一木榻。筥不鍵。門不扃。隸卒出入無禁。薪馬俸銀貯公帑。日用米菜就給焉。官遊往來。惟攜棕薦。



草席布褥各一事與二竹筥而已。知鎮遠府。因其俗。不易其政。順其情。不弛其令。平心率物。隨事處分。甫踰月。恩信孚洽。苗民咸合手加額。升堂獨坐。面對高山。詠陶詩數卷。聊以永日。

歐陽文忠治大郡。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又曰。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趙忠肅方曰。催科不擾。卽寓撫字。刑罰得中。遂成教化。王文成自知廬陵。至撫南贛。置二匣於署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徐九經令句容。曰。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

楊公繼宗知嘉興。懲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入城。由治前橋。公識之。召而來。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公誅鋤奸猾。束手歛跡。得革面自慚。卽止不深究。曹新昌令祥。歸太倉。按南直。呂光洵。干旄特訪。自言其父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非公。安得改行善。其後十餘年。感恩再造。畱竟夕。不忍去。此真以桁楊爲絃誦者。其意可師也。

樊玉衡令商城。內臣開採。所至驛騷。公移文嚴止。其來不得。則鳴騶列仗。令民千餘人。聚擁上堂。中使氣奪。



導之險磴攀藤捫蘿插衽而上岩堯鑛竟無有率內  
臣爲文祭山神曰近民爲汝竄遠民爲汝徙富民爲  
汝破家奸民爲汝朋興聖天子視民如傷倘令與內  
臣藉口括金負天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  
中使怏怏去梅副都國禎知固安中官操豚蹄餉公  
請徵責於民公權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  
官大喜俄牒追民至公奮然怒罵趣鬻妻償貴人債  
出今日死杖下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  
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夫  
婦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叱去益  
力中官與民夫婦參立悲泣立毀其券

育材

呂文穆用人夾袋中置册子四方謁見必問人材客去  
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一人而數稱之尤加意遴訪  
朝廷求賢取囊中而足虞忠肅允文感上不世之遇  
深思所報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  
懷袖小方册目曰林館錄分爲三等聞一善必書故  
曰天下治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亂士有求於宰相  
萬曆間呂孟諧司馬謂秀才不可有帳簿有則能  
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茅石民元



儀曰治天下帳簿秀才時即當有能俗人帳簿治天下亦當無

楊文襄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知夕即登薦雖素嘗已者必汲引之如山川之出雲雨申文定奏曰翰林雖以文章侍從為職然必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為流俗移庶幾可大用意為保安吳趙而發如水雪之護陽春

韓魏國屢薦歐陽仁宗不用公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陛下不用恐後談者謗必及

國崇禎時黃石齋之獄宜興相微詞解之已得減戍上偶言及岳武穆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周曰岳自是名將史亦或多虛張即追周為人傳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還官即傳旨復原官

人才係之上文文肅震孟

號湛持

曰人情激於振發則富

貴之徒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人才係之下黃石齋道周曰忠孝由臣子常性非臣子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筆為性命英華經綸杆軸麗之為澤構之曰益何可廢也士大夫



在朝守官不必有講學名多一番握笑家居歲時類聚敷揚舊學不復以月旦爲嫌

劉忠定對客默坐不交一談客倦甚請去輒不聽留再三曰人能終日危坐不欠伸欹側百無一二能之必貴人曾魯國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薛簡肅奎以公輔期明文烈鎬曰言簡而理盡人簡重則尊嚴貴臣相也呂原明曰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所由定

王端毅問蔡文莊曰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公言養者未盡其道人又急自售一入仕路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雖有異質不能成異才鄞張副使曷胸懷如冰玉不可點染病革張目勗余本曰人才自勵者少若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元氣於一日也

陳幾亭曰易以變化爲用治身則變氣質治天下則先變人才其或抑之制之非變化也制慾爲原憲之難制儉壬爲宋元祐禍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外建言者當役身利害中趙衛國



雄謚文定

以帝怒朱熹言事曰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

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以高之不若因材而用所長  
彼漸當任重能否自見矣千古聽言任人無踰斯語  
因長而用尤貴善擇徐文貞佐銓不復鑄門示重以  
爲已旣引嫌何以盡人之長破格延訪無倦人有長  
皆得自見天下翕然稱之

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  
其所短

當路薦明道明何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所堪不當問  
所欲樞密孫傅以卓行薦馬時中中丞秦檜迎辟爲  
監察御史令取願狀時中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  
堪無問願不願

范文正用士取氣節畧細故素重孫威敏沔滕章敏元  
發爲帥辟置幕客皆見居謫籍曰人材能而無過朝  
廷自應用之若實有可用材不幸溪文陷吏議不因  
事而起永棄爲廢人矣公又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  
人用人者莫不欲用天下才患近已好惡而不自知  
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或僞作韓魏國書謁蔡  
君謨雖疑之士頗豪與之三千遣四兵送回客謝罪  
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



可往見之。卽爲發書。謂子弟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太尉竟官之。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識其僞。繳原書。押回。檜見書。卽假其官資。曰。有膽敢假我書。是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何地不可自見哉。

光武不答劉林。幾失河北。曹操不禮張松。遂失益州。魏國惜才如此。尚不能用張元李昊。致奔西夏。一士所係誠重。奚可忽哉。裴晉國在淮西。用布衣栢耆策。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

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東坡中制科。英宗卽欲授知制誥。韓魏國曰。蘇軾才遠大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愛慕降伏。然後取用。人人無異詞。東坡曰。公愛人以德。揭傒斯論儲材。曰。養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周密世務之後。千古用人要法。

寇忠愍始進。不敢增年。後漸躁急。於名高。年三十餘。服地黃。兼餌蘆菔。俸希。援立。自永興被召。處士

魏野字仲先以詩止之。不聽。謫死雷州。

杜牧之喜言兵事。爲牛僧孺掌書記。李文饒深器其才。



得一策嘉歎彌日亟欲見之行張安道素不善歐陽  
守成都明允父子以文贄公曰吾何能重作書辦裝  
送京師謁文忠文忠亦不嫌安道大笑曰後來文字  
當在此極力推挽

後周王朴知扈載才薦於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  
薄恐不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所言  
命耶竟早亡天台王奇精星數學遊金陵吏部欲黜  
二御史問其命對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  
有不在命者李勣選將非龐奇福艾者不用將主國  
家禍福相唯才所用似各有見雖然才之進退予奪

其禍福人國不尤重乎而韜鈴之制闡外是專又何  
以寄命於黔驢也

馮道相似杜黃裳丁謂似李贄皇周益國似司馬  
文正賈似道似韓魏國五代馮立豹工相術獨相  
道無前程不可用真相以心非皮相也

宋仁宗宿將惟王武恭德用威望素著以貌類藝  
祖言者論罷是又一見也

考官虞文靖集語同列曰聖經深遠非一人意見可盡  
試藝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立主意使求賢自隘其  
塗而希弋獲者鮮矣公爲宋相允文五世孫鍾侍御化民巡方



條約云。舍得已。方盡得人。盡得人。方濟得人。古聖自  
已識見都忘了。見得都是人的。擇好者便用。未用時。  
不先立一個主意。既用後。不認做自家作用。數語竟  
是舍已從人。大學問。但不先立主意句。微有病。夫  
成均之政。宋文恪訥。初爲助教。橫經發難。擊蔀廓塞。學  
者如客得歸。任祭酒。提挈鏗礪。不遺餘力。李文忠崇  
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做安定教條。隨器而造  
就之。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  
錢爲賑給。督諸生學甚劬。五鼓起。夜漏定。二鼓潛行  
察勤惰。士人咸感奮興起。稱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

陳文定嚴立規條。痛革舊習。六館始千人。升堂聽講。  
會饌。儀矩森飭。瞽宗法。肅於朝廷。謝文肅律已率人。  
動以身教。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美金盡籍於官。  
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魯文恪鐸。端飭自勵。危坐  
焚香讀經史。持清操。湔宿弊。虛心約已。憂時濟世之  
志。惓惓焉。章文懿尚德化。明道術。肅儀軌。變氣質。六  
館翕然向風。呂文簡以士氣斲弛。道範師模。嚴自表  
榘。貴游子弟稍不率。卽繩之法。或諷以敷教。在寬。公  
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磨。不責效於旦暮云爾。然曰  
敬敷曷常不嚴。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偷語惰容。



徐文貞置二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庭誦之以吉服受  
淑籍素服受慝籍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人人感  
激相戒勉云

陝西提學王虎谷雲鳳語學者聖賢遺法曰立志曰至  
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  
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四科以待  
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資諸生誦覽陞國  
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姚  
東泉鎮諭德涑父也始提學廣西八桂孤陋不知嚮  
方自簡俊彥課之立宣城書院於會城延宇內名宿

相與進德修業嚴涖而厚給之慮文無宗法梓崇古  
文訣示之準改福建方正明敏親閱試卷累數百丙  
夜而畢最優及被黜者久能默誦暇輟召而權勉之  
與泉無春秋汀鮮易學爲延名儒分教經學幾與江  
浙等修葺大儒書院增祀田以恤後人

戴恭簡評試文卽知其人心術器識至年之修短位之  
崇卑悉斷決不爽校士南畿惟最王文恪一人孫督  
學鼎閱卷雖盛暑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殿最之  
曰士子窮年苦力且一生功名發軔豈無神明與各  
家祖宗靈爽森列上下小子何敢自褻陳恭愍居宿



學宮靜默端坐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親示  
範模諸生翕然感化育才如春持憲如秋楊文襄督  
陝西學政創正學書院選英雋其中躬自訓迪之所  
拔李夢暘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  
理張璿輩皆與焉後蕭御史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  
魏副使校敦行急受欺不悔

楊東里見崑山諸生屈昉送行詩深加嘉賞詢縣令羅  
永年茫無聞公曰邑有賢士而令不知何以令爲詔  
舉經明行修士羅以昉應吳門俞安期刻唐類函成  
邑令索其板不與遣吏持牒取且加譴責俞在申文  
定坐窘甚公笑曰第以君刻集來卽手書與令曰境  
有詩人不以聞僕罪也謹奉其集令遂寢

范陽竇禹鈞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  
之士延致師席孤寒士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聽自  
至來拜必扶公坐受公亡有持心喪三年報遺德故  
其子見聞益博由公門登臚仕者接踵常熟孫蘭晚  
某建絃歌樓於虞山麓四方願學者皆集焉顧端文  
初發解爲理學宗主特延倡明道法子孫多以文學  
侍從顯

張橫渠作訂頑砭愚程子苦其意不廣改爲東西銘曰



人各善所習自謂至之必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  
勢隔道幾息矣隨資而誘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皆  
各有得焉橫渠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洛人並陽明  
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往往能得其中存士友造見  
積疑未豁與語次輒中肯綮或坐定不俟啟問而告  
能發其心所欲言咸戚戚有動於中疑自釋憂自懌  
鬱自暢矜高者首自俯辨博者口自訥久之日格月  
化翕然共信聖脉在我而自力也王心齋曰容得天  
下人然後能教天下人正易所稱包蒙吉故心齋於  
肩睫間感悟人最多學者有積疑不解旁及他事使  
本疑頓釋苟抱益人之意而不善用反同於害人卽  
易擊蒙不利爲寇可不審諸

唐昭宗時韋莊奏先世遺賢不霑一命如李賀李群玉  
陸龜蒙溫庭筠賈島十數人俱無顯過皆有奇才竟  
爲冥路之塵乞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在  
惟羅隱一人亦望特賜科名錄升三署離亂之極獨  
眷眷於寒儒元廉文正王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  
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謁王令徹去坐椅  
自據中坐令整入展拜起側立不予一言及出慚慙  
無人色頃之宋士羈旅者狼狽藍縷袖詩求見急令



鋪設坐椅且戒備酒饌躬出大門外肅入對坐稽經  
抽史設讌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跼踏但言困苦乞  
歸明日卽言於世祖皆遂其請王曰我國家大臣言  
動噸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  
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在宋朝  
不坐燕不與無故拘執今國家起沙漠斯文不絕如  
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自茲衰熄矣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焉二公大稱  
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  
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名振李賀年七歲聲動京師  
公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  
知之理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出令面賦一篇目爲  
高軒過

馬伏波貴大器晚成武侯以瞻早慧慮非遠器父兄望  
子弟固有攸重哉楊修管輅王勃李賀少著穎異不  
永其年誠非所願劉晏晏殊得以功名烜顯天之所  
賦又何如也宋閩人蔡伯僖三歲應薦真宗授秘書  
正字歷州郡至八十以列卿致仕食祿七十七年而  
無可紀孝宗朝呂嗣興四歲授右從政郎皇孫榮國  
公伴讀後亦無聞以此儔輩作伏波武侯子弟憂方



大爾必若李鄴侯七歲借奕旨賦方圓動靜陸子靜  
四歲遂欲窮際天地吾乃珍之鴻雛鵠子矣

### 濟世

吳越歸宋令江漢臣上圖籍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  
命王補闕丞均吳越田以稅畝一斗爲天下中正岐  
國珪曾大父也穀外曾大父莫文川公諱揚令江夏  
江陵丈天下土田以楚首邑密授意必多拓地爲倡  
公走矢於社日行滕畝尋尺率爲手引清畝覈課賦  
不浮而隱田亦出全楚賴以永利公安吉州人穀從  
大父太常公在晉檢民田溢額二百頃有奇衆欲增  
稅公執不可蘇郡守丈量隱田刻意增額劉文恭鉉  
投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  
得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罷之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雜稅  
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曰畝稅一  
斗天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宜循僞國陋贄五  
子俱通顯孫爲丞相出紹興志

張文定齊賢轉運江南吉州泔江有勾欄地錢地爲江  
水淪陷或官占爲船場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  
江中編浮筏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



之高都院明巡河南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  
鍾議者欲履畝定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復爲  
巨浸歲額不改且厲吾民矣韓約齋紹令寧德申豁  
自宋以來陷海虛糧歲三千石公歸安人子敬萬曆  
庚戌狀元  
江陵疏百姓財力有限卽年豐所入僅足供當年數遇  
荒歉豈復能完累歲積逋有司將見年所納那作帶  
徵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所減卽爲明年  
之拖欠見在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頭緒煩多年分  
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昏至里胥恣其谿壑官吏因而  
侵漁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悉行蠲免以當年

所入完當年所供百姓易於辦納有司易於催徵是  
官民兩利也費文憲宏世宗初淮楊大木山東河南  
旱蝗公條上救荒數十事上嘉納俾所司行戶部徵  
正德元年後逋賦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乃自十  
年始萬曆初皇長子生申文定損益寬條實免天下  
次年田租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沾實惠姦民不得  
濫免一重夙逋一重新稅各有深意

宋仁宗未有嗣韓儀國宗彥

魏國子

疏曰漢章帝詔諸懷

姪者八月三斗名胎養穀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  
帝八子長和帝質安以下皆出帝系請修胎養令且



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天亦昌衍其子孫矣虞忠肅知  
太平州舊制民舉子納添丁錢細民生子卽棄之稍  
長而貧者殺之公知江渚有荻場爲勢家及浮屠所  
私令籍其數代輸民身丁錢絹符下徧州歡呼始知  
生聚之樂

成化初流民藏聚荆襄爲亂無慮百萬時方議逐周文  
安洪謨憫之著流民說謂宜本地聽其附籍或設州  
縣撫治之使安生理流民皆齊民矣其說上遂勅都  
御史原襄敏傑經理相度創置州縣於鄖陽諸處編  
插安集至今不擾崇禎時報括天下富室錢閣學士

升疏曰小民穡事方興青黃不接富家出母錢貸之  
商賈擁厚貲者質庫應民急且富家用物也宏養生  
送死賓客遊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是富家固  
窮氓衣食之源也水旱有司檄出錢儲粟平價均糶  
寇警集庄客繕器械助城守捍禦用非獨小民倚命  
亦國家元氣所關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邪  
議一倡使無賴亡命與富家爲難縉紳大賈盡化爲  
窮民不驅天下胥爲流寇不止

項錦衣元泮少孤因族衆不利孺子遺資萬三千金寄  
郡帑值大饑其家將取備釜庾公歎曰奈何一家飽



忍一郡饑乎。盡糴穀以食饑者。茅總戎元儀年十五在疾。三吳洊凶。詣郡投牒。願首輸米萬石。爲諸紳素封倡。郡侯曰。嘻。童子何易也。將米字易穀字。公爭曰。一人如是。闔郡效之。是千萬人命。死公筆下。必不可。卽日賫米萬石。以媿夫擁倉箱。秦越視者。馳納待賑。公鹿門孫。侍御國縉子。異才縱橫。所著有石民文集。詩集。石民稗說。武備志。數千卷。

任尚書泰亨。幼力田好學。十七。父母同逝。棄儒而賈。販牛過均州。遇孕婦抱子投水。公力拯之。問所由。曰。夫負富人子母。縛夫去。必死。妾不甘爲富人婦。偕從黃

泉。爾公計彼四命。奚止浮屠七級。急解數牛代爲償。林閣學環鄰以贖罪需迫。鬻居於公父。正苦湫隘。勉成之。隣不足。又將鬻其妻。公父慨然曰。彼旣失棲止。復斷其伉儷。且子女幼。更何依。縱罪得白。何以餘生爲。亟轉售其居畀之。妻獲免。穀先大夫諱覺。孝廉時。聞賈家於茗客他鄉久。妻爲徽豪所摠。歸訟之不直。先大夫力爲伸請。卒返其妻。賈持鎗謝。察其面有妻色。則鬻妻所得也。大駭。急促往贖。已費多金去。如數代償。永完琴瑟。更賙其衣食。不復遠賈。

桑崇班。憐遇大水。家粟二廩。將載之舟。百姓多走避水。



者遂棄粟不顧而載人。又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黃汝楫值方臘犯境，拘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以俟贖。否則殺黃，卽輦二萬緡輸其營。人皆得歸。

舒文節父某翁，館楚歸道，聞婦哭甚哀，則夫逋官銀十兩，將鬻以償。急捐兩年束脯，悉與之。抵家，公母方採苦菜，俟其熟，欣然同飽。夜聞牕外神呼曰：「今朝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劉文正理順，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乃母老貧甚，子出外七年不歸，將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時正苦別，公急呼僕如數得銀，僕以官逋辭。公曰：「汝弟與我官糧，再俟借當可也。」因代

其子作書言獲利五百金，十日卽歸。先寄銀若干，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喜甚，遂辭商。越十日子果歸，適如書中語，駭甚。疑神授之，後知出公手。舉家往謝，公辭不居。

范堯夫麥舟助喪葬，雖未有父命，實善體父心，專之可也。事不載范氏家傳，不足載也。文正守邠州，率僚屬登樓，將舉觴，見縗經數人，營喪具，詢知寄居士人，公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夫士人寄居，非有素識，尚藉公畢喪事，况曼卿乎？故曰善體父心，不足載也。東坡歸陽羹倍極，沅離僅得十絹百絲之贖，見李薦四



喪未舉悉取以贈知識之深者亦不足載郭代國震年十六入太學家送資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之五世未葬悉舉之無少吝亦不問其姓氏

吳文定寬遇友賀解元恩邁疾於京遷至邸晨夕視之死爲殯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亟命還所貸出資爲衆先竟以喪歸鄒吉士智謫石城吏目死吳清惠廷舉歸其喪於蜀梓遺文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棺何仲默叱曰吾友生不苟受人物死豈受人棺自出金賻之王襄敏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滄三喪厝某寺行已踰百里亟命

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護歸南都海塩劉敬先儼友沈德常死無所歸劉止田三畝鬻葬之後屢空不悔李思問疑金陵人貧好周急金華范景淳被惡疾杖踵門告曰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潔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漫矢漬枕席日事刮摩浣滌其人流涕曰累君甚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取之疑辭則又涕曰我死徒爲他人有於是求其里人偕往攜至籍數封識之其人死以私財殯召其二子又瞞而悉歸焉宋學士爲之傳萬曆間楚人李德智見一人類丐而前請曰某



衛人賚銀六十兩納都司舟覆失文移才身不能挾  
重資願留貯而歸請文計往返四十日三年不還德  
智虞其變封識前銀詣都司納之司往勘則其人道  
死時託所知陸大通大道訃其家失語寄銀衛逮家  
人比勘累大通大道罪當死李銀至始出獄中縣令  
某大驚曰楚有大賢若此者乎卒囚焚香籲天曰我  
拜前爾拜後類丐者歟真江夏郭宗伯爲之傳

海塘沈家門哨船多覆沒更番哭聲振地正統間海鹽  
布衣劉景儀鳳䟽請立沿海堡戍部責居民保百年  
無事景儀椎牛釀酒大會里賢豪曰願以一家衆口

保設有事請伏辜咸曰諾遂准罷役去船立堡增戍  
以防歲免生命無筭海寧布衣王文祿讀書好舞劍  
典籍無不貫洽嘉靖癸丑苦島寇佩劍詣軍門願褫  
寇魄壯士氣城賴以完萬曆辛巳均田權貴尊嗜不  
一又佩劍躋公堂請擊勢挾者民享其利苦誦期聞  
道尤喜成就後生八十九年如一日卒之日手不廢  
書邑大夫奔問後事笑曰不足計遂拱而逝所著百  
陵學山等書行世

吳大司馬父總督宣大與故司馬郭宗臯非有知舊郭  
坐嘉靖庚戌謫戌子落魄京邸久大困走求見公爲



處百金。又使入資爲千戶。充軍門贊畫。大會衆將。面命曰。若等母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攜。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來。知亦如郭公子也。減光祿應壁。明經入太學。同舍生楊博士。不相聞兩紀。忽以橐至。屏從者曰。僕前室子二。繼室少方姪。寒糴積五百鎰。僕老矣。以屬公。楊卒於官。公走哭出橐。其室人及兩子。茫不辨。公告之。故參分其金焉。

何文肅營葬未得吉。會宋陳樞密葬。父廣昌子孫求鬻。衆共推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遂絕之。沈少叅寵下葬地。啟土得誌。乃先朝名公葬。遽掩之。懼復發。掘立碑以識。是夕夢一官。冠服甚偉。謝云。從上帝爲乞狀元兒萬曆丁丑子。懋學魁選。病不能廷對。屢夢人敦趣扶掖之。問爲誰。答曰。尊公自知。隨送警聯四語。策冒以得元。

韓通顯德二年。河北大兵後。遺骸滿野。公悉令收瘞。爲萬人塚。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金壇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盈路。作萬人塚。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掩葬不勝紀。湛文簡買地四郊。爲漏澤園。以禁火葬。且置田供時祀費。焦修撰竝置掩骼園。啟放生社。澤及枯骨。恩沾異類。



天順大漸彭文憲力主遺詔勿以嬪御殉葬常熟孫孝  
功紀立訓後世舉子不得取乳媪恐爲己子而饑人  
子。

楊誠齋夫人羅氏四子皆自乳其矢志正同。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  
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錢修撰福父某  
蘭州同知嚴冬督築邊隘期迫役數百人噓燠休息  
之爲寬其期雖墮指裂膚無斃者弛厲禁白所司著  
爲令民得安出入之利。

鄒南臯曰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而自私其善子孫  
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而自私其財子  
孫饑餓更甚陳幾亭曰窮士動一善念必有曲成焉  
達士動一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  
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已倍動人善念不可數計。

楊文敏父贈尚書達卿好施與不喜施名以爲受施者  
必有媿心施於人而使懷媿以爲辱甚於不施也安  
若當然無歉夢寐則我之夢寐乃安徐左藩中行遇  
貧士干請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色卽  
司馬德操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公長興人。

陳僉事遜晚年家益貧急行義戒諸子遇貧乏隨力賑



之不必計多寡若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期李  
子奇游維揚囚以官逋窘迫欲周之友笑曰揚州罰  
贖人數萬雖罄家難徧也李曰不然吾耳目所及自  
不能怒爾安問其他張侍讀瓌曰杜正獻好施人可  
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

明道主上元縣簿鄉多設膠竿取鳥命盡折竿下令諄  
諄勸諭民皆改業從化哲宗朝伊川講說畢帝戲折  
柳枝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問帝宮中  
盥吐漱水必避螻蟻有諸推此心及四海帝王要道  
也朱子云天地惟生物爲事人念念好生利濟卽與

天地同量嗟乎豈瞿曇氏言哉

仁民重於愛物然有益於人而物命必不可害者桓闔  
告陶弘景曰君修道勤至矣著本草用蠶蟲水蛭功  
雖及人害物命以是淹延在世卽有損於人而物生  
亦不可害者曹武惠大冬時深慮墻壁瓦石間百蟻  
所藏雖甚風雪寒色侵膚不加修葺吾儒發念當如  
是觀



啖退菴語存卷之十

內編

吳興嚴有穀既方著

拯危

張鄧國士遜

諡文懿

罷相范文正彈之也復相仁宗疑文

正有疏廢立屬公罪之公以不見章疏辭上堅怒施行公數日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公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公曰仲淹初以疑在外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蔡忠惠襄以文字致疑歐陽文忠曰夏竦欲陷



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魏鍾會善效人書，以傾鄧艾。嫉忌臣者，僞撰臣劄子，乞沙汰內官。欲激怒群闕，中外喧傳。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况止傳聞疑似之言。范忠宣爲相，值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寘極典，力救曰：「聖朝不以言語文字罪人，確大臣所犯，不應死。」文潞國流嶺，表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蘇氏兄弟，以發策問得罪，皆力救之。素與轍不協，哲宗怒叵測，反覆辨折，怒始解，轍退謝曰：「公佛地位人也。」忠宣具體其父，皆自毋使手滑一語得來。

崇禎朝，文文肅初爲講官，講君使臣以禮力勸，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拘牽文字峻刻刑法，以啟猜疑。上傾聽久之，傳旨釋司寇某，副院某於獄。

龐穎國籍判太原，溫國倅并州，被檄巡邊，便宜築堡窮鄙，不以聞。爲西羌所敗，殺副將，朝廷詰責，擅與公略弗自言，落使相罷歸。終然不一語。溫國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夏羌之叛。夏子喬疎，封英國，諡文莊。經畧四路，安撫招討，韓魏國副之。大將任福違韓公節度，覆沒朝論。咎韓子喬收散兵，得韓檄再三申約於福，衣帶間倡言于朝，僅奪一官。



李靖刺岐州人誣其反高祖命御史按之與告事者行  
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祈告事者曰李靖反  
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驗與  
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奏請不坐惜逸御史名符彥  
卿知大名或告謀叛太祖以王兵侍郎祐代委訪其  
事戒曰得實待如趙普公察知妄數月無所聞驛召  
百問力爲辨曰臣以百口保之五代君猜忌殺無辜  
享國不永願以爲戒

丁公言謂

封晉國

章子厚悰

封申國

亦有長者之言仁宗怒

一朝士詰問侍臣公言不答上愈作色公徐曰雷霆

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王禹玉於上前譏軾詩螿  
龍二字爲罪子厚曰龍非獨人君凡臣皆可言龍也  
上曰然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  
之曰相公奈何覆人家族王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  
亶之唾亦可食乎上免潛臣斬刺面配遠邊子厚曰  
不如殺之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  
得一件子厚曰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錦衣指揮劉敬坐飯石享直房論死韓襄毅曰律意結  
交亂政爲奸黨若以一飯坐罪則當時蠅聚其門日  
赴宴會者何以罪之中官李廣死據廣籍記大行斥



逐羅文肅謂具瞻攸在不必指名暴其惡也宜諭令  
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劉瑾誅并罪藩王  
詩序李文正東陽疏王府懿親降勅切責則凡書信  
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  
所乞置壽詞不問文書涉叛逆事情悉行燒燬由是  
無一延及者交結近侍律固嚴迺相沿不可勝誅旌  
一特立不屈之臣餘自應愧死不僅反側自安且於  
國體無損。

晁文元歷官臨事未常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  
回護如免髮膚之傷。

楊文襄逮至京李文正太息曰吾當爲知己屈躬詣瑾  
力救瑾禮之甚恭瑾家人嘖嘖以爲自柄國來未嘗  
見此客與此禮也文襄旣免卒援鉞西征密計行間  
闕瑾授首與梁公薦張柬之千載同功也世宗朝張  
桂權寵相敵不能無左文襄首揆得因是以間羅峰  
張歸桂亦削保傳去羅峯再召文襄爲涓崖所論逐  
欲置詔獄羅峯相力爲寬解得免。

澶州軍校盜官木造什物給云判官高防使爲之防卽  
誣伏軍校籍免死蔡忠惠飲食靈東園客或射矢傷  
人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卽再拜媿



謝終不辨。退未嘗語人。周益國必大諡文忠。監臨安府和劑局失火。逮吏論死。公以火自官致。僅除籍爲民。遂自誣伏。

方諫議慎言。籍丁謂家。得紳士干請。關通書。悉焚之。不以聞。胥內翰偃。受詔試中書吏。大臣以簡屬。不發視。而焚之。曰。發露其隱。不已傷薄乎。秦檜謀誅武穆。論史刑官祺孫。蒐其家。交游書札。公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遂引年歸。公安吉人。

楊龜山曰。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孫權方疾張溫。石盛駱統。袁理之諸人。裴松言。以爲揚膏助燎也。拯之適以害之。先後一轍。

張安道救東坡云。蘇軾文學實天下奇。才書未及上。東坡出獄見之。吐舌動色。懼激人主怒。當云。本朝未常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可以止之。其後以用兵失利。內批斬一漕臣。蔡持正確諡忠懷曰。祖宗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正與子瞻意合。

山東妖婦唐賽兒亂。討平之。索賽兒急。盡逮山東京尼。旣又大索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恭肅民



參藩山東撫定綏輯曲解始安項襄毅副臬廣東按部高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慎無妄殺及訊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朱錦衣驥于忠肅壻也成化間以功掌衛印奉勅兼理機密糾察時重妖言禁妖人真惠偽爲書惑衆邏者執之株連數十百人坐死公曰首事獨惠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邊衛卒偵隣人傳示妖書欲發覲賞亟以告公斥曰此妄爾取書焚滅其迹制獄下錦衣所司巨挺厲威公獨否憲宗命撻忤旨者或譖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公具以實對卒不易牟錦衣斌掌鎮撫逆瑾逐劉文靖韓忠定言官劉蒞戴銑數十人俱下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自懇諸僚署其名實他出公曰古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瑾令復獄詞去銑䟽首權闖二字公不肯語其僚曰存此諸君子臣節自他日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瑾矯旨廷杖逆誅公復任。

遇人倉卒顛沛際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秦氏當國諸賢謫籍廣東者經畧帥方務德待之盡禮秦對客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朝廷者必加意護



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疑遂釋。江陵怒鄒南臯甚，欲置死。周侍郎思敬笑語之曰：豎子何足圖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身爲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康修撰海舉進士第一，鄉人劉瑾謀而不可得，李夢賜忤瑾下獄，片紙書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公遽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一見不爲良友，避咎瑾焚香延上坐。公曰：聽吾言，且留，否則去矣。瑾唯唯。公曰：高力士寵冠群臣，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爲

先生脫之。公曰：李夢賜高李白數輩下獄，不爲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奮衣起，瑾固塞止之，又唯唯，因解帶痛飲。李得釋而公罹清議，獲譴萬曆妖書變起，政府歸獄於郭文毅正域。號明龍燎原稽天，立禍叵測。

唐文恪文獻請於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實相公有意殺之。執政色赤，跣蹴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爲誓。公又婉言曰：某亦知相公無此意，無如臺省望風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興之，何解天下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事得寢。

韋少叅商臣官評事大禮諸臣繫詔獄，下大理奏讞，公



念國是固非小臣敢知若祥刑則吾職也於是抗言  
剴切公長與人海忠介直諫忤世宗大司寇擬極典  
郭按察孝主事刑部忿然曰禍在一時議在百世遂  
署牘進曰海瑞海外迂儒罔識大體志急沽名誤觸  
忌諱雖出位之愆莫追而敢言之氣足多得緩死

楊忠愍

號椒山

在繫徐左藩中行時饘粥食之入相慰語

慷慨泣數行下楊死解橐歸其喪高忠憲死止水緹  
騎與長令逮其子葉工侍茂木號開適匍匐詣當事力

免之范景文

號質公

家居閉門概謝獨急難蓼洲諸君

子冒死周旋資金捐助即破家殞命弗惜孫銓部必

顯號意白

躬耕奉母與馮恭定從吾講求心性學樂天

俟命絕不與門外事檻車度潼如顧公大章

號塵客

惠

公世揚

號元孺

王公之案

號心一

必竭力拯其艱危患難

生死曠不以介意錢閣學士升寓書真定守蔡官治

保全楊大洪鎮之以靜持之以平緩急輕重默為調

護一存國家大臣之體一培善類如綫之脉

蔡公德清人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總管校緝權傾中外患李閣老

時得進言又惡袁彬護蹕功恐逼已邏發陰事欲致

死藝人楊瑄不平甚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上令達逮

問皆曰不知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望屏



去左右以實告因曰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嗾瑄投  
進達喜賞之酒肉立奏上會諸大臣廷訊達詰賢賢  
方驚訝瑄曰達以酒肉賜瑄使誣李公昨庭中某某  
見指斥達惡無餘蘊謫戍廣西死陳恭愍爲中官韋  
眷所構賂公黜吏張褻噬公不從執褻拷掠曰死卽  
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公死褻瀝刺上  
疏明公志且發刑部巡按御史奸誣之隱

楊御史爵下詔獄雖處憂抑端疑正直獄卒咸敬信之  
復被逮錦衣校素欽事公滂泣好言慰楊椒山在獄  
吏應生力爲周全尚書屢禁不爲動欲自具草申救

椒山曰藏予血三年而碧者地下必有以報應生方  
侍御震孺號孩未旣以忤瑄甚擬斬繫獄與惠給事世

揚慷慨賦詩安之若素瑄日遣邏卒伺兩公動靜公  
坐土坑上閉目寂然邏卒始相視旣相忘已而感化  
市餅餌餉公歲時一具佳饌公疑有毒則跪泣曰我  
妻某氏聞老爺精忠手治以獻公賦羅刹成佛詩贈  
之

元高源劾達魯花赤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怒懼走賂  
權臣阿合馬誣源繫獄馬姻戚多源隣里詣爭曰源  
孝子非但我知天必知之妄殺源悖天不祥釋不死



王振必殺薛文清。逮至午門，詔綁於市。門人皆奔走，振老僕素謹厚，不預事，哭於厨下，曰：聞薛夫子將刑，鄉人也，備知其賢，如天怒不可犯乎？振意解，詔赦之。于忠肅既棄市，曹吉祥麾下指揮朶耳一觴，酹地慟。吉祥恚朴之，明復酹慟如故。諸奸於身後更有毒謀，因此少戢。李夢陽下獄，瑾家人老姜者告曰：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志，乃忘之乎？遂釋令致仕。

鄧茂七之亂，寇潰去，官兵欲入山搜賊，汀州推官謝仁曰：民避賊匿山中，今復加以兵，是再死之也。宜招撫以安其生。主帥又欲殺脅從爲功，力辨其寃，遇繫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交通簿籍，所活無筭。布政司都事謝瑩搜殺東路賊黨，士民從賊甚衆，凡可疑及未附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至，各插門爲信，仍預戒毋得妄殺，全活萬人。仁之子文莊一夔，瑩之孫文正遷。

永樂辛丑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楊文敏奮身直入，麾衛士將御書圖籍，併積歲制勅文書，昇至東華門河次。明日，成祖召諭曰：昨火甚危迫，獨卿不避艱險，收拾圖籍，歲寒



松柏也。英宗與李文達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曹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從者數十百人。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人豈得及。上曰。固忠臣也。

施修撰槃大父某。渡太湖。風驟暴甚。遇覆舟。溺數十人。號隣舟共力拯之。雖驚濤激湍。必求其屍。一一識其年貌衣履。棺斂以俟訪求。而歲時奠饗其無主者。楚商曾貯千餘金於公大父家。往訊里居。僅襁兒在抱。

因爲營運。籍誌子母。迨長而悉歸焉。胡祭酒儼督漕。至三山。大風雪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衆。江文昭瀾見覆舟於棗林。亟呼拯焉。左右曰。吾舟方在急。奚暇急人。公厲聲曰。安有視人死而不一援者。卒救之。公舟亦無恙。

高郵千戶之淮南。遇覆舟少年。宛轉波濤間。千戶解囊得十金。急呼漁艇往救。乃其子也。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上虞縣水深二丈。少定。人多駕筏。滂資貨。一夫操竿率水滸。見女子浮沉。扶一筥。利筥而沉其女。發之。聘帖宛然是其妻。歸有日矣。



救者其子。況者其妻。夫乎人乎。

### 救荒

丘文莊曰。未荒也。預有以待。將荒也。先有以計。既荒也。大有以救。未荒而備。歷代美政詳矣。趙清獻熙寧間。吳遵路明道末。皆乘將荒欲饑時。先事委曲。亟爲之。謀林貞肅乞勅有司。招民輸資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以例贖。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

以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積三年不出。卽發兌糧廩。易新粟。韓襄毅奏。民納粟後。或赴京授官。或差人旌表。經延歲月。樂爲者少。宜先給空名告身。勸人出粟。上倉之日。卽得冠帶實授。庶幾樂爲。項襄毅議。納米贖罪。笞一十。納米五斗。餘四等。遞加五斗。杖六十。納米三石。餘四等。遞加五斗。徒一年。納米十石。餘四等。遞加五石。流三等。納米三十五石。雜犯死罪。視流加五石。輸粟冠帶例。納米百石。卽給。不幸旣荒而救。則韓忠定有言。救荒如救焚。吁。難言矣。仁宗爲太子。見持筐盈路。拾草實。萬曆間。奏屑榆皮爲粥。及所食雁



糞。又進饑民圖說。甚至父子夫婦相食。恐悉數以道  
哉。

劉晏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制知院官。每旬月具州  
縣豐歉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糶。  
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使見不稔之端。先  
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不俟州  
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流亡餓  
殍。然後賑之也。周文襄撫蘓松。大饑。米湧貴。使人四  
出察價高下。橐金至最豐地。故抑其值。弗糶。且給言  
吳米價高甚。江楚大賈。群趨驟集。乃發官廩。盡出以  
貸民。而收其半值。價頓減。四方米。路遠不能載還。亦  
賤售。公椎牛置酒。謝衆賈。皆大醉歡去。始更官糶。以  
實廩。二公經權互用。總以誠切行之。

張忠定治益。米斛直錢三十六。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  
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原估  
價糶之。奏爲永制。雖祲。益民無饑色。郡民黃兼濟。遇  
禾麥熟時。盡力收糶。明年將成。未獲艱食之際。糶之  
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無損。小民得濟。至急。  
真文忠勸行義廩約。因禱雨。思爲邦人久處計。在郡  
置常平倉儲米若干石。歲歲出糶。在諸州縣。廣置社。



倉儲若干石歲歲出貨又念倉米有限貧民至多又  
令各鄉立義廩規約欲公私協力共濟使民無餓殍  
流離苦非損所有以予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上  
中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歛也自置  
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也價值高下視時  
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

救荒法有前代已行不能行之今者如汲黯矯制發粟

洪魏國皓

諡忠宣

擅行截留運米四萬斛張忠武弘範

輒行免稅曰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王莊毅不待報  
亟發廣運倉米賑山東河北流民原襄敏因劉千斤

李胡子亂徧馳溪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  
意數者即不能行存其意而師之至迫也有古今所

同貴實意舉行者如辛忠敏棄疾

字勿安

帥河南榜文

止八字曰劫粟者斬閉糶者配林僉事希元荒政有

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

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饑民急

饘粥疾病饑民急醫藥病起饑民急湯水既死饑民

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

曰借官糧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

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



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切要便益無踰於此

嘉靖乙卯江南大祲首輔嚴文靖延崑山徐在川一元西席徐焚香祝天草疏數千言力贊文靖爲民請命疏上得旨蠲蕪松漕百四十餘萬石古稱爲德易而大者無如賦役因利乘便未減其誅求所紓凋瘵者多矣在川非處尊位貴勢偶身依鈞軸能從容利導俾疲疇邀休息恩彼當權枋政振民匱誦宜何如也徐氏世有文孫顯名翰苑秀水姚御史思仁按河南疏請賑濟活數千萬人後官尚書子孫多賢而顯達

疏出幕客賀道星燦然手隨成進士官吏部郎東坡守杭上呂宣國論災傷蠲租曰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不甚傷有牧民責者咎將誰委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安民生卽所以固國本

周禮荒政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西北宜多方賑濟東南宜大加蠲免嘉靖四年蘇松常先歲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朱巡按寶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逋重爲民困戶部覆議帶徵可緩者宜蠲之上從其議萬曆十四年吳給



事之鵬奏蠲不在積逋。在新賦不在存留。在起運。蓋積逋之蠲。厚惠奸頑。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何以示勸。且凶歲危在眉睫。而議往年可緩之虛數。何以周急。若存留不過十分一二。非盡蠲起運。未能獲甦。盧坦觀察宣歙池等州。江淮大旱。民思節米價。坦曰。宣州地狹。穀悉他產。商聞節價。裹足不來。價雖賤。如無穀。何。斗米二百。舳舻相望。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值。當塗縣渚田久廢。饑民傭力得食。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辟。籍傭活數千人。趙清獻知越州。旱蝗。米價湧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價。公獨大書徧示。有米

者。價聽增。諸州米商爭先詣越。更頓賤。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范文正領浙西。大饑。淮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買補竈。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雇役近河貧民。諭諸寺。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縱民競渡。公出游湖上。宴僚佐。邀貴人富室。無虛晷。監司劾奏。不恤荒政。傷財勞民。公言。正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奔走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斗粟百二十文。今增至百八十。多出榜文。招引商賈。趨利輻輳。數日。價不滿百。隆慶四年。蘇松大饑。巡



撫海忠介開浚王渡至宋家港萬餘丈用工銀六萬餘兩春插雲集不兩月河工告成民得仰食水利以興

蘇文忠知杭州歲儉民饑浚茅山鹽橋二河茅山專受江潮鹽橋專受湖水復造堰閘爲蓄泄限以餘力復完六井日役千計得募錢以度饑徐兵侍扈判蘇州奏發粟二十萬活饑民春漲病隄公相度原隰大興築捍部使者責妨農勞民公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饑人得哺正佚道使民曷爲勞哉項襄毅所在皆興夫役民得餬口呂巡按光洵命有田近河家隨地挑濬某河淤塞若干丈計田給值每工挑河若干丈無食之人旣可不饑而灌溉不通地丈可備旱

嘉靖元年南兵侍席文襄言作粥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世俗咸謂不便緣舉一城不知散布諸縣致聞風并集勢不給相聚而死今總計江南北四十二州縣大州縣設粥十二所中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約日並舉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十一月望抵麥熟止計米十六萬石活人二十餘萬垂死人晨得暮起其效速其功大四



十四年徐文貞言粥餌有名無益况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關領老者病者羸者多致踐踏亡或待次數日率皆僵仆

曾子固鞏救災論極談升斗賑救之害上人付里正抄劄未有定議村民扶攜入郡未卽散米裹糧旣竭餒死紛然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民不去故居家計依然上不煩紛給奸宄不作顏光衷茂猷曰賑濟旬給升斗官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無妨生理也李珣在鄱陽將義倉

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旣先救附近之民卽以此錢依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

趙清獻知越州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半之憂衆相蹂也男女異日人受二日食憂流亡也城市郊野爲給粟所五十七各以便受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蘇文忠知杭州人日給米得米者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



中奪出數十萬人茅憲副坤令丹徒倣其事一條上  
則臺使者採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公歸安人世  
稱鹿門先生以文著

天順辛卯陳康懿奏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糶以利民  
權貴或乘時射利公請糶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  
韓襄毅巡撫江西減價糶穀定穀價委官審實貧民  
止許買一兩以下不縱富戶客商轉糶取利

黃東發震勸救荒條約天心愛人人不能契天天定則  
時加汰治豐年富室賢否未知也至荒或惻怛濟惠  
或頑忍不恤賢否分矣豐年小民善惡未白也至荒

或堅忍守分或無賴妄作善惡見矣天升降生人於  
斯乎決氣運循環自昔皆然于忠肅巡河南山西示  
輸賑富家不知捐貸德甚洪反夤緣脫免里胥得以  
遂其奸轉相擾害何如以暗賂之費移賑饑貧上舒  
朝廷隱憂下爲子孫積福中杜里甲科需生前萬人  
感戴死後百世流芳豈不愈奸僧淫尼枉誘百千不  
惜又豈不愈終日營營空作馬牛死時一文將不去  
特爲勒石旌忘私急公不可泯沒意且杜後永不許  
再將尚義家他項科派役使擾我良善也韓襄毅在  
兩廣造銀牌刻旌義二字通行各屬勸富民出粟



溫國救荒疏。富室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  
出子息。候豐稔。官爲收索。示必信。不可誑誘。陸文  
裕溪謂宜亟行。

一邑受災。輕重最宜分別。災重卹輕。害固匪淺。倘一槩  
報申。輕重不無少異。將來賑濟。遂至偏私。不繼。朝廷  
遣重臣覆勘。非惟不便。有司而貽累細民。有不忍言  
者。安能一一履畝較之。蘇次參權安鄉縣。值大澇。令  
典捕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用綠。半澇用青。無水鄉  
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  
爲圖。亦各色別出。至邑事者。聞單騎勘一二全綠。重

懲欺妄。以示戒。故按圖考驗。卽知分數無悞。幸邀蠲  
卹。必期災黎確沾雨露。毋俾奸胥豪猾。上下移換。甚  
或黃封雖下。白紙猶催。藉當宁曠恩。爲潤篋便計。又  
悉心矢畫。毋忘終事者矣。

祥符間。眞宗以浙苦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  
城稻三萬斛。分給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  
種法。命轉運使榜示。程大申知徐州。久雨壞穀。度水  
涸。耕種已過。募富家得荳千石。使布水中。水未盡涸。  
而甲已露矣。遂不艱食。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官出錢  
收買。使得市米物。歸贍老稚。買二十二萬束。候冬鬻



之官不傷財民再獲息張忠定知杭州歲饑民冒禁  
販鹽公悉寬罰官屬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餓殍若  
鹽禁一嚴則聚而爲盜患且滋甚俟秋成敢爾痛法  
懲之是因地利所自有藉人力所自至民牧從中轉  
移受賜無筭矣

救荒諸策忽於待遠方流民及本境遺棄小兒富韓國  
賑青州原襄敏安荆襄其活無筭熙寧中滕章敏守  
鄆乞淮南米二十萬備賑召城中富民約曰流民至  
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及汝矣今得城中廢營地亟爲  
席屋待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流民以次授地并竈

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  
休民至如歸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如營陣禁觀文  
學士夢得令許昌小兒遺棄人不收養患旣長或來  
識認公爲立法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收兒旣棄父  
母恩已絕人不收能自活乎作空券數千得兒者書  
券付之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計三千八百  
餘兒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中矣

### 慎刑

用刑猶用藥也刑以治罪藥以治病瞑眩而疾乃瘳不  
如是則不生故刑與藥皆所以生人也律如方焉古



今異宜彼此異勢輕重異等豈能一按成法而強合之長桑君教扁鵲見垣一方人視病盡見五臟癥結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易大象言刑獄者噬嗑賁旅豐皆因離體以發義中孚爲厚離亦曰議獄緩死解互體得離亦曰赦過宥罪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行乎晝纖微無不燭也火照於夜幽隱無或欺也匪特此也先天位正東居陽之中後天位正南居天地之中其詞曰畜牝牛吉牛之順而又牝焉上下二陽養至順於內沉潛蘊蓄以厚其光故不貴察察又得至正至順之義夫離火也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刑所以生人也

商文毅輅歷官三十年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彭惠安官刑部務明慎而以忠恕爲本謂刑以弼教使畏威遠罪導之善爾遇骨肉相殘者憂形於色曰是我刑罰不足止姦也謹於守法亦常有法外之意馬侍郎諒叅議山東民惑後妻欲置子於法呼父喻曰聖人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爾民罪其父母感悟請釋還爲孝子

入仕讀律當先讀治已之律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



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之類。抑已嚴矣。其他官吏賣獄。固爲戎首。或矜知巧。以示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慝。或仰承大僚意旨。而上下其手。或俯徇胥吏。請言。而二三其心。或不盡其情。一以威怵之。或不原其初一。以法繩之。律不勝載。當詳攷前史。特錄一編。作治已之例。穀從弟顥。亭沈曰。古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卽變。事物誤應。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間增條例。以佐律之窮。勢必用比。可重可輕。因其近似。引而合之。酷吏貪胥。因舞文弄法。莫可致詰。夫十惡犯在死條。及重罪合應戍謫者。律無不備。餘不載者。罪亦稍微焉。原立法初意。重設一定之律。所以懲克也。微立增定之條。所以通變也。蓋情罪至重。剏詁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別豈無成憲。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雜犯徒杖以下。始許用例。嚴懲於重罪。通變於輕條。無非愛養生民至意。此律例之別也。

周文襄閱死獄。欲活無由。形於悲歎。使吏抱成案。讀至數萬言。背手立聽。忽點頭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沈蘭軒彬。歷任刑部。明慎聽斷。死獄必求其生。且曰。求其生。或失於死。入於死。可復生乎。雖死者自以



爲不寃公武康人屠康僖主刑部事宿獄細詢情寃密陳其隱於堂官朝審堂據以訊立釋屈抑十餘人公復懇曰輦轂下尚多寃民四海兆民豈無枉者宜五年一差減刑官覈實平反奏允爲例公亦與差列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決獄六十年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字孫詡曰升卿果以才能崛起爲司隸校尉盛夏多拘繫無辜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

薛文清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不偏慈不刻明能照剛能斷何文肅在刑曹上慎刑弭災疏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衆口譁然或以受囑或以納賄好名畏謗者寧失入不敢輕出誠以公道難明謗議易騰天下通患也法司顧忌如此外可知矣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曰誠在至上失入則無辜失出卽獲大罪以故吏各自愛競執深文卽所謂治獄之吏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張文瓘爲大理卿卧疾繫囚設齋以禱焉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王臬憲瑄任刑卽囚越獄數十重辟獨不



去堂訊之曰王郎中必不在我公長與人段恭肅王  
刑部事涖官廉慎明敏克勤恒存哀矜惻怛心處疑  
獄必歸於厚麗部者咸得公爲幸陞郎中益精獄議  
尚書深器重大獄及奏章必屬閱乃上累陞侍郎本  
部罪人聞公至相慶於獄伸抑疏滯浹旬聲譽用彰  
寒疾小差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風曰數百人困坐  
獄翹跂待我奈何自佚周臬長新將涖浙江獄囚寃  
繫久者聞公來喜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屬生矣  
歷考前史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鄧  
都趙禹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

爲人廉倨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  
行意以伸法守而世謂酷吏惡莫慘乎其意一有  
輕忽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乎哉

明初特設重典以驅元末淫墨朋姦太祖晚讀老子至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興感亟焚錦衣衛非

法獄具

夾棍自古未有律所不載正統間錦衣衛制以媚王振廷杖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禮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悉以繫囚送部寬理出理訟

衣篋楚見林貞肅遺疏

幡申枉也發平政幡宣恩也斯則神契柱下言矣人  
主好讀申韓不知原本老莊其益如此卽位卽詳更  
律令務就簡質明允鍾山之陰法司位焉命曰貫城



貫索星中虛庶幾象之鄧元錫函史刑法志曰節義士在平世甚無用也變故求之不得則國事遂空士大夫脫冠裳以就桎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剛心正氣於此盡矣及覆非罪則暮脫牢獄朝立清班使武夫悍卒從而指之曰某也吾辱之某也吾係執之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興思山林而變故罕仗節之士也

東坡曰東漢梁統上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當時不從其議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安老雖節而病因謂酒色延年可乎統東京名臣

子松棟死非命冀卒滅族

大曆楊旬在官四十年家無訾產惟留三囊減死爲徒投大錢一其三十九文減流爲徒投次錢一其四千餘文減杖決放投小錢一其萬文蘇守朱清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唐論德汝楫父文襄活山西逋徒百二十人免照越獄例曰奈何使胥靡與狴犴囚比縱遣之如期悉自至

邵伯溫初入任侍講先生曰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致倉卒



傷人。

艾中丞穆慮囚陝西新旨決不如數有重罰公念酷政不可從決止二人繡衣使者色動不可公曰是在我終不以人軀命博一官報命江陵盛氣詰譴公曰上冲年廣好生德佐相公平明政尊旨也非忤也若一官久置之矣揖而退王御史珣按吳時例獲盜至三百人陞四品俸所解數千人多非實悉爲平反曰吾不敢殺人以求官也

馬太保默知登州舊制沙門島罪徒官給糧者三百人溢額則投之海公請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者册記之溢額依次移登州神宗著爲定制唐一菴主刑部事獄例盜無踰十五名卽置死公曰死律自有正刑若恐爲叛嚴其防足矣遂已之

明仁宗嚴選大理特擢虞謙爲卿天津衛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廉視還上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自益追逮幾八百人不勝拷掠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寃白上得減論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我無憾矣劉刑侍季篔治獄多平反尤重人命典守錢穀虧兌者誣引千餘人爲辨釋之



蔡京與蘇州錢獄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帝遣沈侍御畸代勘京啖以峻秩公至蘇卽釋無証佐七百八歎曰爲天子耳目司可傳會權要殺人苟富貴乎閱實平反以聞公德清人鄺忠肅任御史車駕在北京有言南都鈔法阻滯命公察之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已通矣

元江南道觀藏宋主遺像僧發其事置極刑上問石平章天麟對曰遼主后銅像在西京今尚有之不聞禁令也得釋天順間錦衣官校邏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至妻以女獄具坐反牛玉援例官邏者李文達謂

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數十人邏准應捕律閔莊懿先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宣府逮妖人李道明蔓延數百人巡撫欲張夫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初巡按河南襄陽劉千斤石和尚謀逆朝廷討獲坐誅西華縣民以劉千斤先娶縣人連嬌爲妻赴軍門誣以逆黨家衆六十餘人奏行公勘審不同居及先流寓在外悉放免周敏襄金撫延綏宣府咎一走卒窮冬不袴惻然不忍咎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用人有重生心楊僉院繼宗主刑部事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公



一一巡視曰罪應死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飲食櫛沐  
蘇活無筭陸大叅臬北部視獄多畜貓以避鼠害重  
繫得無傷死

李衛公貶朱崖步游城南小禪院指僧壁十餘葫  
蘆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李太尉當軸  
因私憾黜朝貴於此貧道焚骸貯其灰俟子孫來  
訪公反走心痛是夜卒盧多遜南遷朱崖踰嶺憇  
旅店止一老嫗詢之嫗曰有子事州縣不能奉盧  
相違法治事誣竄淪喪獨殘老軀待奸佞難追天  
網庶遇旦夕以快宿仇爾盧不待食促駕去蘇子  
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強  
奪民居下州究治至惇貶雷問舍其人曰前蘇公  
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文宗天曆二年孔御史思迪言人倫夫婦爲重今內  
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妻妾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  
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配有  
功又似與前賢娶失節者以配身卽是自己失節之  
意不同解學士疏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  
法孥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褒爲惡者  
里族必陷于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法有給配婦女



之條縱之於不義又何取節義哉此化原所由也呂  
刑所謂降典秉天地人三禮以析民邪妄故失禮則  
入刑禮莫先於人情制刑而使恩義畢乖豈古聖初  
意乎

定海張侍讀信父某與守將善島商十餘艘挾異珍失  
風飄至招寶山守將攫之欲盡殲其人公父爭之曰  
彼非寇也既利其資復戕其命非所以招攜遠人也  
給守將醉之酒而脫之陳恭愍數辨寃獄閩人賴克  
哥等三十九人漁於海舟漂至潮州守者坐以通番  
公察其寃盡釋之

曹武惠知徐州吏犯罪立案逾年然後杖之曰其人新  
娶若杖之彼舅姑必致嫌於婦而惡之朝夕笞罵不  
能自存吾故緩其事法亦不赦元杭州行金玉府副  
總管羅國器世榮職在造作匠程限稽違吏請引決  
羅曰吾聞其初婚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  
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

元本八刺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鑊刺臠肉將入口門外  
客至八刺出肅客妻不及啖置器中起治茶比回失  
金鑊徧覓不得小婢在側拷問百端竟殞命歲餘召  
匠整屋掃瓦甎積垢有物落石鏗然金鑊同一朽骨



也。畜猫舍肉升屋所置，婢代之死。悲夫。潼川獄吏王藻，持金歸，妻疑之，以猪蹄十纒餽藻，詭云十三，拷婢殊甚，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知必鍛鍊成獄，姑試汝。刑罰之下，何求不得，願自今弗以一錢來。藻悟，題壁自誓，散財學道。

### 後序

少時侍先君子，遭家多難，備嘗艱苦，然奉嚴訓，日課經史，古文手抄，口誦，或少懈，輒呼我，斯長跪曰：吾先世理學循良，代有名賢，爾小子隕越，怠棄勿克，承先業庸得爲清白吏子孫乎？回思提命，泫然泣下，不敢忘所自也。吾家自六世祖溪亭公起家，良二千石，至今傳其遺事，無不聞風興慕，歷傳至王父，知非府君篤學力行，縮綬居鄭，身殉寇難，先君子負骸骨匍匐千里，歸瀕死者數矣。居嘗追痛先志，貧不能舉，竈突遂謝去，儒服潛居，教授積束脯資，爲經營，坏土計已，而名日起，四方負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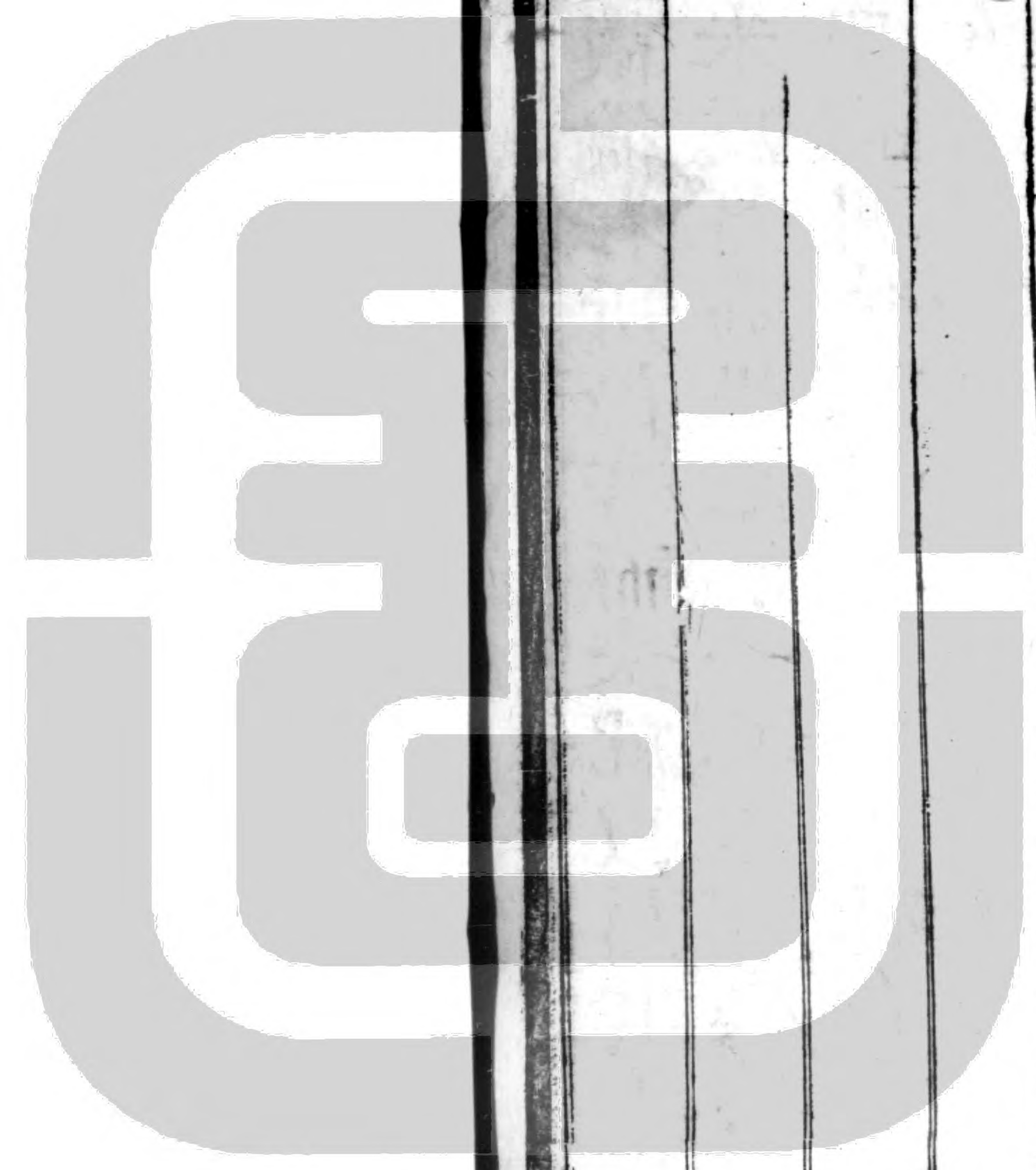
游者日以至屢戶外滿當世名公鉅卿往來酬答殆無  
虛日如康成之在北海文中子之在河汾也歲癸巳爲  
先王父卜兆超山率我斯輩躬親畚插負土冰雪中手  
指幾裂夜有虎至墓門盤旋而去自若也明年甲午我  
斯忝廁賢書至甲辰通籍寄廡京華先君子手書郵示  
曰若幸成立列近侍爲文學臣宜益自勉予老矣棄捐  
一切逍遙世外惟文字緣老而彌篤近結菴城東隅顏  
曰嗜退從夙志也網羅古名儒碩輔嘉言懿行及陰陽  
圖緯兵農禮樂百家衆流之書探綜研究成一家言用  
以娛老嗟乎日月幾何聲容既往手澤猶新先型不遠

昔太史談欲有所論著而未就以屬其子遷裴令臨終  
以漢書未成篇爲恨先君子其亦可快然自慰矣乎是  
書之作明體用究天人近切身心性命之微遠繫天下  
國家之大名曰語存析爲內外編凡若干卷我斯伏處  
苦塊時常夢先君子衣冠言笑儼如平日手一編見示  
諄諄以平生願力舉集於此命校理傳之我斯敢不祇  
承先梓內編問世外編卷帙稍多亥豕未正時馬首北  
向嗣登梨棗裨世之善讀者尋繹而有得焉庶幾不負  
先君子立言苦心而謏劣如我斯勉讀父書一如少日  
之奉嚴訓也不敢自菲薄稍得竊名於時亦厚幸矣謹



述其大畧而爲之序

康熙歲次丁巳立秋日男 我斯百拜撰





卷之三